

大宋八義

集二冊

大宋八義

【卷三十二】

話說，邵清聽出了風聲，知道有暗器到了，忙往後一撒身，誰知慢一點兒，就聽吧的一聲。

石頭子兒正打在他的面門上，立刻血就下來了。邵清大怒，遂喝道：「好夏廷章，你敢用暗

器打人，我要你的命。」夏爺把單隻鹿筋錘一抖，咬牙切齒，心說：「我就跟你拚了吧。」就在

這個時候，猛聽西北角上有人斷喝，聲若銅鐘，喊道：「好賊兒們，你們可損透啦。」把爺

爺給弄到氣死貓裏去，差點兒把我這人老鼠燒死。今天我全把你們宰了，一個也跑不了。

衆人一聽，忙回頭觀看，只見遠遠的跑來了幾個孩兒，邵清納悶：「那來的這末些孩子？」

却見他們跑的非常快，眨眼到了。邵清細一留神，那裏是孩子，位位都長了鬍子了。看

官，你道來者是誰，原來自從阮英一發言，誰愿去盜喪門劍，羣雄便都有心去，不過誰也

不肯明說，是防備栽勑斗的意思。延陵七矮的六爺小白猿孫立，爲人最是性急，他見宋

大爺一問，沒人答應，便要答應前去，却被大爺飛天鼠單達一把拉住，向他擺擺手，低

聲說道：「去不得。」孫立道：「怎麼？」單達道：「你別忙，回頭我再告訴你。」孫立道：「你看這末

問還沒有人去，好像咱們這裏沒有能人似的。」單達道：「你別鬧，回頭我告訴你。」準叫你樂

孫立只得坐下，趕到鄭平安答了信兒，蔣爺怕怕一人勢孤，叫他再帶一個人去，誰知鄭

平安不要，孫立便不由心中有氣，用過晚飯，各歸寢室後，孫立便問大哥：「方才您說準

教我樂，什麼事您就告訴我吧。」單達道：「兄弟，你太性急了，這件差使去不得。」孫立一皺

眉道：「怎麼呢？」單達道：「喝，好糊塗的兄弟，我問問你，要講究偷盜竊取，咱們這一堆裏

屬誰 孫立道 屬趙華陽啊 單達道 你看人家答話兒了嗎 孫立道 爲什麼他不答話兒呢 莫非他是怕死嗎 單達搖頭道 他不是怕死 我捉摸他另有作用 孫立怔了怔道 他有什麼作用 單達笑道 你聽啊 現在說鄭平安應命去了 譬如說他去了一夜 喪門劍沒盜出來 你說寒蠢不寒蠢 孫立點頭道 當然臉上不好看哪 單達道 譬如說趙華陽一聲不言語 悄悄的到那兒把劍拿來了 這個露臉不露臉 孫立點頭道 當然露臉哪 單達又道 可是要盜不出來寒蠢不寒蠢呢 孫立想了想道 那大夥兒也不知道哇 有什麼寒蠢呢 單達道 着哇 你既明白這個 難道趙華陽不答話兒的原因你還不明白嗎 孫立聽了恍然大悟 連連點頭道 哦哦我明白了 怪不得阮英出這個主意哩 敢情他們爺兒們沒安好心 單達笑道 他們爺兒們既沒安好心 咱也來個不懷好意 到時候咱也一聲不言語的去 誰得手兒誰盜 也許趙華陽他們輸在咱們手裏 噯 你看好不好 孫立連道 好好好 單達笑道 這總比你明着去把穩吧 孫立道 把穩把穩 大哥 你真想得周到 那末咱就早歇着吧 衆人點頭 便把燈吹滅 調息養神 聽外面交了三鼓 孫立便估起來叫道 諸位哥兒們收拾吧 到時候了 衆人遂都估起來 換好夜行衣 揣好兵刃 把後窗撐起來 挨着個兒嗖嗖的縱出 順着大道 徑來國舅府 越過花牆縱上房屋 留神往裏一看 見大廳裏有燈光 遂直奔大廳而來 單達教五位兄弟在房上巡風 自己下來 躡足潛蹤 來到大廳窗下 只聽裏邊有人說話 隱誇上窗台 紙破窗紙 眇一目往裏觀看 只見是飛燕子于良 跟國舅馬鵬談話 聲音極低 聽不清說的麼話 單爺知道于良是慣家子 恐被他覺知 因不敢久停 遂忙後退飛身上房 衝着五位兄弟一擺手 五人會意 便都跟過來

單爺率領着 各處找尋邵清的住處 到了聚寶樓 哥兒六個繞了一個灣兒 孫立道 諸位哥哥 我看聚寶樓也沒麼兒 咱進去看看好不好 單達道 嘿 我的兄弟 你真把事看易了 阮八爺那是何等精明 又精通消息 連他都死在這裏了 咱進去不白廢命嗎 快走 吧 說着 便率同衆弟兄 離了聚寶樓 來到後園 只見園子正當中高聳聳有一座樓 裏面有燈光閃灼 單達因說 這座樓叫什麼樓 裏邊還有人嗎 也不知有消息沒有 列位賢弟 給我看點兒 我上去看看去 孫立道 咱哥兒倆去吧 單達擺手道 不 你別忙 我上去如果沒有危險 你們再上去 要是有危險你們好設法救我 孫立點頭 單達便一伏身 來到樓下 這樓乃是明樓梯 上有達欄杆 閣扇門都關着 單達輕輕用脚尖兒點了點樓梯 並無消息 遂順着樓梯上來 躡足潛蹤 走近閣扇 先側耳聽了聽 並無聲息 遂長身軀 舐破窗紙 眇一目 往裏觀看 便聞着有一陣蘭麝之香襲入鼻孔 細看却是婦女 的繡閣 陳設之盛 簡直說是世所罕見 靠東牆有一張象牙床 紛色幔帳 在床頭有一張桌兒 上有蠟燈 文具等類 有一個女子 穿一身粉紅色的緊身 做着胸口 露着銀練兒 大紅兜肚 斜倚在床欄上 拿一本書在那看 雖然他的臉被書擋着看不見 但就他的身材 看來 一定是一個俊俏人 單爺正自觀看 忽聽身後有了聲息 忙回頭一看 見孫立上來 了 遂向他擺擺手 撒身順樓梯下來 孫立只得跟在後面 到了樓下 遂問道 大哥 屋裏有什麼 單達道 什麼也沒有 就是一個女子看書 張智一聽 忙問道 可是鮑氏三娘嗎 單達道 不知是不是 張智道 一個人住在這裏 一定是鮑三娘 聽說他的武藝很好 還會擺消息 這樣女子 我可不能不見識見識 說着 一伏身軀 便跑上樓去 孫立一

見也跟着往上跑 緊跟着林子發 陶子發 三尺鬼劉智 也都跑上去 單達一看 這倒好 六個人上去了五個 叫你們看 我不看 就見他們五個上得樓上 伏在閣扇上 往裏一看 却不知怎麼的 一回頭又都下來 單達暗道 這是怎麼了 遂趕過來道

怎麼啦

你們看見什麼了

劉智連連擺手道

別提啦

別提啦

好晦氣 走

吧 單達道 到底是什麼事呀 劉暗道 你就別問啦 單達一聽 遂道 我不叫你們看

你們偏要看

本來一個女人在屋裏當然要隨着便便 我們窺探他 是我們手身分 所以我無論在那裏 只要見屋裏有女人 便即走開 也免得被人猜疑 劉智道 我不是以為

他是鮑三娘嗎 看看這個鮑三娘婆樣兒 誰知這個東西更混賬 別提啦 走 咱還找邵清

去吧 單達點頭 便率同五個弟兄 離了後園 來到前院 只見在前面河心裏 有一座涼

亭 九曲欄杆直達亭上 孫立便道 這個地方很好 咱上那兒看看去吧 單達道 那兒有

麼 回頭來個人一堵 咱們都沒地方跑了 劉智道 亭裏好像有東西 別住着人啦吧 也

許邵清他們在這裏藏着了 我看看去 說着 順着曲欄便走上去了 只見他上亭子轉了一

個圓圈兒 遂回身向他們點手兒 衆人不知是什麼事 遂走上來 劉智笑道 這個地方多

涼快呀 又清靜 咱在這兒歇會吧 單爺一聽 酌情就是歇會兒呀 我以為見了什麼哩

只得點頭 哥兒六個 便在欄上坐下 住各處看 惟有孫立 他最不老實 坐着好好的

見亭子當中這張石桌兒很光淨 人繞身懸 繼了上上 心想要在桌上歇會兒 誰知身子

一挨桌面兒 忽聽唳吧一聲 嚇得孫立 陡的又縱下來 就見那桌兒呼嚕嚕自己旋轉起來

衆人聽見嚮聲 回頭觀看 都不禁一怔 忙問孫立 這是怎麼回事 孫立道 我知道嗎

我看這上面到很乾淨。心想在這上邊歇歇吧。誰知一挨偏就轉起來了。單達道：這一定有消息。大家可留神哪。看他到底轉到多晚。看着。就見那桌了。轉着轉着。剛的忽然塌下去了。地下現出一個大圓洞。單達忙來至洞前。注目往下看。只見裏面。忽有一物突的撞了上來。把大爺嚇了一跳。忙閃身躲開。却見那桌子上來。穩穩當當的又按在原處。一些也不動了。單達心中一動。說道我明白了。這是上下的地道。可不知通在那裏。劉智道：別是通聚寶樓吧。單達道：誰知道嗎。也許是聚寶樓的障眼。孫立道：待我下去看看去。單達道：不行你別去。我下去看看吧。如果到四更天不上來。你們再下去救我去。劉智點頭。單達遂縱身。桌上一坐。就聽唳吧一聲。又旋轉起來。單達道：哎呀。這個轉動勁兒可不好受。要是沒根的就給轉暈了。說着。呼的一聲。便墜下來。單爺就覺棹子到底一碰。便又往上走。遂忙一聳身軀。跳下地來。桌子呼的又上去了。砰的一聲。便不動了。這下邊漆黑。任什麼也有不見。單達忙由腰中把千里火筒取出來。搵着了火摺兒一照。見是個地道。寬的三尺。可容兩人并行。單爺遂舉着火摺兒往前走。曲曲彎彎走了好半天的功夫。便到了頭兒了。却是個死葫蘆頭兒。無路可出。單爺一想：這個地道不能就到這兒啊。一定還有別的機關。待我各處找找。想着。掣出刀來。用刀把點點牆壁。正自找尋。忽聽上面唳吧一聲。單爺嚇了一跳。忙抬頭觀看。見從上面落下一塊方石來。便不怠慢。忙閃身躲開。就見那石落在地下。被地一碰。忽的又起。單爺恍然大悟。因想這方石一定跟上邊的石桌子一樣是這上下的。便一聳身軀。縱上方石。果然給送上來了。原來這地方石的機關。連繫着各處。只要這方石一下去。各處消息便停止了。上面的門戶也都開了。

鄭爺便乘這個機會縱上去。單達上來，石頭一歸原位。上頭的門就關上了。四壁的老鼠又都出來，嗚嗚火箭亂往這邊兒射。把個單爺給吓的，那還敢起來呀。仗着他身量矮，爬在地下並不很高。火箭射不着，可是這個燒勁兒也難受哇。急的單爺忙用力往下壓石頭。那如何壓的下去。火箭落在身上，衣裳就着。忙用手抓滅。把手燒的起了許多燎泡。就在這危險的當兒，忽覺石頭一動，呼的落下來。石頭一挨地兒，將要往上升。單爺一滾身兒便跳下來。一看跟前站着幾個人，細看正是五位兄弟。劉智一看大爺身上還帶着火，忙用手給他抓滅。遂問道：怎麼回事，你怎麼上去的。單達道：唉，別提了。我找到這兒聽上頭一響，那塊石頭落下來。我以為跟那桌子一樣，便縱上去。誰知到了上邊兒，四壁有許多小老鼠吐火箭，虧了我使勁壓這塊石頭，又給壓下來。要不然準得燒死。劉智笑道：大約不是您壓下來的吧。我們找到這裏，不見您的影兒，以為這牆上有機關。大家便各處找。我一按那地方，就聽上邊兒響，您就落下來了。方才您按那個地方了沒有。單達方才恍然道：哦，不錯。方才我也按那個地方了。這麼一說，這個消息在這兒了。說着，走過去，用力一按，就聽啵吧一聲。石頭又下來。孫立便要上去。單達忙道：別上。上邊火箭厲害。咱們及早離開這裏。劉智抬頭看了看，因說道：我倒有個法子。等石頭再下來的時候，咱一塊兒上去。到半空咱把那頂子推住了。別叫他上去。看看那火箭還射不射。衆人一聽，證對。大哥你按吧。我們上去。單爺無奈，只得又一按牆壁。石頭落下來。五個矮子，便嗖嗖的縱上去。到上面一推屋頂，石頭不能走了。留神往上看，却並不見有什麼火箭。劉智叫衆位兄弟撐住了。我去看看去。說着，一縱身，便竄上來。看了看石龕，看了

看神像 遂往下叫道 大哥 沒有火箭啦 單達道 沒有火箭那是你們撐住了 上邊兒都有什麼呀 劉智道 有一張桌兒 有個石龕供着一尊神像 哦 那兒還有一塊匾 哎呀 匾上這三個字可不好 氣死貓 單達一聽 遂道你快下來 我明白這個消息啦 劉智聽了遂跳到方石上 單達一按牆壁 味的落下來 五矮紛紛跳下 劉智問道 大哥您明白這叫什麼消息 單達道 我聽人講說道 這個氣死貓又叫響死人 裏邊兒沒有機關 只要一進去 簡直沒法子出來 非得從外過來人按機關不可 既是上邊兒沒有什麼 咱別在這兒呆着了 天也不旱啦 趕緊去吧 衆人點頭 便又往上走 趕來到亭子底下 抬頭再看哪衆人可就怔了 劉智道 這個桌子怎麼下來呢 要是機關也在外邊兒 可沒有法子出去了 單達急道 唉 那時你們怎麼不在外頭留個人呢 劉智道 誰想到這裏是響死人哪 單達道 咱先各處找找吧 如果機關沒在裏邊兒 可真糟了 說着各處尋找 把四壁都按遍了 也不見動靜 單達急道 我就知道晉白找 既晉警死人 當然這裏邊兒沒有機關 要不然怎麼這末容易 一坐桌子就下來了 豈不知下來好下來 上去可就難了 劉智等聽了也都非常着急 這可怎麼好呢 劉智忽然想起來 遂道 大哥我想起一件事來 方才我在上邊兒的時候 見有兩塊天花板搭拉着 別那也是個門吧 單達一聽 遂點點頭道 或者是機關 決不能只這一個門 我們回去看看去 說着便又回來 叫劉智你按機關 我們去看看去 劉智點頭 便一按機關 方石落下來 五個矮子縱上去 到上邊兒還照樣撐住了 單達縱上來抬頭一看 果然有兩扇天花板搭拉着 便飛身躍上 跨住天花板搵火摺兒一看 見是一層一層的石級 遂折上來望上走 趕到了石洞口 探身出來一看 只見下而有

水 上面有東西蓋着 細看却是橋底下 已然到外邊兒了 不由心中大喜 遂撒身回來跳上方石 叫陶賢弟 你先上去 出去就是外邊兒了 你把洞口把住了 陶子發答應 遂先縱上去 大爺又叫林子發 張智 你倆也上去 二人答應 遂也縱上去 單爺一着 一個人的力量足能撐住了 遂叫孫立你也上去吧 孫立答應便也縱上去 單爺望下叫 三弟你把石頭落下去吧 劉智答應 遂一按牆壁 方石落下來 大爺遂向他道 他們都上去了 就剩咱們倆可有些不容易上 因為只要這方石一歸原位 火箭就出來了 好在天落板離着不高 咱別等方石歸回原處就往上縱 或者能縱上去 兄弟你先上去 如果縱不上去 你可還往方石上落 我自然把你接下來 劉智點頭 單爺便一按牆壁味的方石下來 劉爺縱上去 到了上面 抬頭見天花板開處可以縱上去了 方石離着還有一尺多遠 遂飛身縱上來 單爺一跨天花板 遂喊道 我上來了 單爺一聽 便一按牆壁方石又下來了 單爺也照樣上來 一看衆弟兄都在石級上站着了 遂道 快上去吧 遂率領衆人上來 躍出洞口 孫立道 哎呀好險 差一點兒沒給驚死在裏頭 單爺道 你才知慫哇 這不過是極普通的消息 到聚寶樓裏比這個還要厲害十倍 方才你還要跑去 進去就算把命送了 孫立一吐舌頭道 得 從此我決不進聚寶樓 單爺道 天不早了 咱再找找邵清 如果找不着也該回去了 衆人點頭 遂縱上岸來 仍由單爺引路 各處尋找 正走之間 忽聽前頭有兵刃相交之聲 嗚唧唧的一聲響 單爺道 這是那裏動手 劉智道 我聽是在那邊兒 單爺道 別是鄭平安跟人打上了吧 隨着看去 說着 遂同衆弟兄順着聲音找來 繞過一重花墻子 就見前面喪門劍邵清 正要和八爺銀頭夏廷章動手 便斷喝一聲伏身

跑過來 八爺一看是六矮到了 遂說道 衆位賢弟來的很巧 他就是喪門劍邵清 千萬別叫他跑了 孫立道 好好 我先試試他的喪門劍 畢竟是怎樣厲害 說着飛身縱過來 擺兵刃便扎 邵清見他扎到 忙往旁邊一閃 寶劍一提 要削孫立的兵刃 孫立被劍光照的一眨眼 遂忙撒身縱出去喊道 不行 真厲害 這個耐不開眼真要命啊 單達道 睜不開眼不要緊 有法子 咱給他弄個莽牛陣齊上啊 衆矮子齊說 對 給他來個莽牛陣 說着一擁齊上 就把邵清圍上 邵清並不畏懼 一口劍上下翻飛 光華灼灼 耀眼難睜 六位矮爺 只能圍着人家轉 却都不敢上前 這時七爺已然把槍頭拾起來 掖在腰間 一看他們動手 不住點頭 這樣打法如何能取勝 若是把裏邊的人驚動出來 更不堪設想了 不如趁早走吧 想着 正要叫六矮走 忽見六矮嘆通嘆通的都躺下了 七爺一看 他們要使地躺刀 因知六矮的地躺招可稱一絕 或者能戰勝邵清也未可定 那末咱看會兒吧 想着因捻髯觀看 却見邵清往下一伏身 劍法越發快了 六矮雖快 也奈何他不得 七爺暗暗點頭 人家邵清不是光仗着寶劍 話耐上真好 要不然這六個矮子就不好擔 可是仍然是不能取勝啊 天也不早了 還是以走爲上 想到這裏 將要叫六矮走 就在這個時候 猛聽得西北角上有人高聲斷喝 却是怯聲怯氣的 呀 俺說邵清 你好大胆子 真敢虎口裏拔牙呀 俺要了你的命 矮哥哥們請下來 還嫌功勞沒給俺吧 衆人聽了 忙舉目觀看 突見順着牆根飛也似的跑來一人 到近前挺身一躍 只見他身高約在六尺 骨瘦如柴 也沒戴帽子 一臉的淤泥 連五官像貌都看不清了 只兩隻眼睛特別的明顯 滴溜溜滴溜溜的亂轉 灼灼放光 身穿一件破袍子都看不出是麼顏色了 上面補了羅補了 紐絆兒也

完全豁落了 在腰間繫着條麻繩 搭拉着大襟兒 露着胸口 這條褲子更闊了 這一條腿兒長 那一條腿兒短 大窟窿 小眼睛 簡直一點兒好的地方也沒有 光着腳鴨兒 那脚而跟地皮一個顏色 一隻脚穿着夫子履 一隻脚穿着山東皂 在身上搭着個錢搭子 手裏拿着一對兵刃 却是一對蓮花式的蠟疋 不過蠟信兒很長 約有一尺 非常銳利 往那兒一站 聽不認得的簡直就是臭要飯的 二老一看認得 心說 這位怯爺來了 便叫六矮六位賢弟請下來吧 你看看誰來了 六矮動着手 聽這位怯爺一喊 早就看見了 如今聽二老一招呼 便都滾身圈外 疊腰站起來 叫道 怯兄弟看你的啦 怯勾道 行 看俺的俺要不把這小子剝了皮 他也不認得俺是誰 說着便走過來 邵清把寶劍往左手一插 上下打量這位怯爺 怯勾喝道 嘿 你看變呀 邵清道 你是什麼東西 也敢說朗言大話 報上你的名來 怯勾笑道 你不認識俺哪 你可真是個逆子 那有不認識老子的 邵清悴道 呸 放胡說 報名受死 怯勾道 你問俺的名字 俺要不說便罷 俺要一說 就好好一比呀 好比那高山點燈 懂不懂小子 邵清一搖頭道 不懂 怯勾道 就叫名稱大呀 說出來就能下你一溜力斗 再說像你這個樣的人 淨給上三門丟臉 也不配聽俺的名子 這話又說回來咧 你現在的名頭也很好哇 再努一點兒力 就得說俠客有望 怎麼你不往上走 却趨下流呢 飛燕子子良是下五門的賊 他的子弟那一個不採花盜柳 你跟他們在一塊兒還落的了好批評嗎 那馬駒是小舅子 仗着他妹子勢力 無惡不作 慘害良民 俺們行俠尚義的天職 不就是殺奸誅佞嗎 俺又聽說麼 你還給鮑無極護過院 想那鮑無極 乃是小舅子的小舅子 你要給他護院 在他手下要巴結點兒差使 早晚你也得成了小舅

子小舅子的小舅子 邵清一聽 勃然大怒 遂喝道 胡說 既不肯說名姓 必是無父的私兒 你休走接招 說着劍交右手 往裏一進步 一捧劍就刺 怯勾知道這寶劍的厲害 見他刺到 脚尖一點地 嗖的縱出足有一丈多遠 衝着邵清一吐舌頭兒笑道 小舅子你也就是仗着你的寶劍 有能耐你把寶劍丟下 咱倆人空手打 邵清怒氣勃勃 那肯和他交談 一個箭步跟身縱過來 寶劍奔他的面門便緊 怯勾一見 忙往外一縱又是一丈多 因笑道 俺說鮑無極的小舅子 你別忙啊 俺還有話跟你說哩 邵清是越聽越氣 那肯容情 跟着又追過來 寶劍斜着劈下 喇的一道光華 怯勾一縱身 嗖嗖 燕子三抄水的功夫 一縱一丈二 三縱出去三丈六 遂笑道 好像伙 真有你的 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小舅子 邵清怒火萬丈 厲聲喝道 鼠輩 你倒是打不打 怯勾道 不打俺幹麼來咧 邵清道 既敢打就別跑哇 怯勾笑道 你混哪 這叫跑着打 你有能耐不許別叫跑嗎 邵清也氣昏了 一想這話對呀 我要是追上他 把他圍住 他還會跑的了嗎 想着便不答話 嗖嗖的追過來 怯勾見他離着遠還不動 一到近前他就跑 倆人一個追着一個跑 眨眼之間出去有一箭多遠了 何慶輔却怕邵清有失 要追上去看 六位矮爺一縱身排成一字 把何慶輔的去途擋住 叫道小何兒 你就別走啦 把命拿過來吧 何慶輔見事不妙 遂叫道 邵大哥快回來吧 別中了他們的奸計 誰知這時邵清氣昏了 一心在怯勾的身上 那裡聽得見何慶輔喊 却是越追越遠 不覺來到西界牆了 在牆角下有一顆大樹 那怯勾奔那樹跑去 邵清一看不好 他要順看樹上牆逃走 我得追 想着 却見他回身站住 哈哈一陣大笑 叫道 清兒呀清兒呀 到了你的葬身之地了 你就把命拿過來吧 邵清一怔 遂道 好極

了 這還不定是誰的葬身地啦 你就別走了 說着便要上前 怯勾道 你先等一會兒 你以為是跟你動手咧 你可不配 俺會拘神遣將 俺把太歲了來 衝你來個噍噴 小子你就沒命了 邵清啐道 呸 胡說八道 你就拿命來吧 說着將要上前 怯怯忽忽的喊道 天靈靈地靈靈 上方的太歲要你聽 速速前來拿邵清 急急如勅令 話未說完 猛聽半空中有人答話 吾 來也 這一來真把邵清給吓着了 嗖的一個箭步竄出足有一丈多遠 忙抬頭觀看 却見由樹枝上撲嚕嚕跳下一個人 落在地上 一挺身衝着邵清一樂道 邵爺 你在這兒啦 我各處找你找不着 想不到碰上了 邵清留神觀看 只見這人 身高五尺 胖粗粗的 自臉膛兒 倒是濃眉闊目 却留着幾根挨罵的鬍子 都鬍上長着 穿青掛皂 頭戴馬尾透風巾 迎門茨菇葉 鬢邊鑲着一朵白絨球 手持一把七首知尖刀 分明是個人 那裏是什麼太歲 因用劍一指 厲聲喝道 你是什麼人 那人笑道 好人 邵清一聽 不像話 遂道 你叫什麼名子 那言一搖頭道 沒有名子 我底姓是老哇 我說邵清爺呀你要樂意叫我 你就叫我老爺 你要不樂意叫就拉倒 邵清道 你分明也是個無父的私兒 休走接招 說着往裏一縱步 擺劍便擊 那人一晃 忙往外一縱身道 少爺 你敢剝老爺 今天我叫你知道我的厲害 着法實吧小子 說着 把手一揚 邵清一怔 忙望他手上細看 却不提防由樹上飛下一溜瓦礫 噼噼打 已把邵清一驚 呀了一聲 忙往旁邊一閃 躲過面門 就聲吧叭一聲 正打在肩頭上 打的邵清往後倒退了幾步 抬頭觀看 厲聲喝問 什麼人 說猶未了 忽見由樹上又飛下一人 一擺手拿着飛鏢 厲聲喝道 邵清還認識你家小太爺 邵清留神觀看 說得是清河縣的班新魯玉 魯清魯玉怎麼回來

的這樣快。原來魯玉辭別衆位老師輩，離了萬龍樓店，奔直隸大名府去請父親。他心急似箭，晝夜往前趕。這天來到直隸長垣縣境界，時天交正午，魯玉走的又渴又餓，想找個酒館吃點兒什麼，却見前面有一座酒樓，字號是會友樓。魯玉便走了進來，在臨窗一張桌旁坐下，叫夥計先斟了盞碗茶水，然後命他給些酒菜。自己自斟自飲，兩眼却望着樓下大街上，只見來往行人很多，不覺心中一動，覺得留神兒神看着。倘若我父親要來了，要在這時過去，我們可就差差開了。想着留神往外看着，說也恰巧，突見由北往南順着牆根走來二人，前邊走的那位，魯玉倒沒留意，後邊跟的那位，是個要飯的花子，一望便知是自己的叔父。飛行俠客魯仲魯中魁，再看前邊兒走的那位，正是老父魯清。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忙把筷子一扔，遂跳到窗前，高聲叫道：「爹爹，叔父，您別走了，孩兒在此。」魯玉這一喊不要緊，街上的行人都抬頭往樓上觀看。魯清也不禁回頭觀望，突見樓上有一個少年衝着自己叫爹爹，因不由一怔，細一看好像是自己的兒子魯玉，便問魯仲道：「兄弟你看，那是魯玉嗎？」魯仲抬頭一看，因喜道：「是魯玉。」魯清大喜，便向他招了招手，表示聽見的意思。魯玉看見，遂轉身跑下樓來，趕到二位老人家面前，跪倒行禮，口稱爹爹叔父一向可好。可想煞孩兒了。魯清捻着鬍子道：「起來小子，這十數年的功夫你跑到那裏去了？」魯玉道：「我在湖北武當山跟從師傅學藝，這也不是講話之所。二位老人家請上酒樓細講吧。」魯清點頭道：「爺兒三個便上了酒樓。」魯玉便叫堂倌添杯箸，又要了幾個菜。爺兒三個喝着酒，魯玉就把學藝的經過說了一遍。原來魯清自從兒子走失，十數年的光景不見音信，以爲必是死了，因而很感覺人生乏味。本來他兄弟倆個就是魯玉這末一個兒子，他

一死 魯氏門中就算絕了 他如何不感覺無趣呢 所以也不出門 成年的在家裏忍着 近來因大八義貪上事 大家都是過命的交情 不能不管 因此到原籍把兄弟叫出來 哥兒倆够奔京都去幫八義破樓 却萬沒想到竟碰見了走失十數年的兒子魯玉 如今聽他說又學得許多本領 心中更是喜歡 因問京都現在怎麼情形 八義可曾到了 魯玉道 八義還沒到 羣雄到的可差不多了 都住在萬龍標店啦 魯清道 好 咱快吃快走 也到那兒一塊兒配去 魯玉點頭 遂很快的吃畢 魯清給了飯錢 爺兒三個下樓够奔汴梁城 非只一日 這天來到開封北門外大街上 魯清忽然站住道 別走了 咱住店吧 魯玉一怔 忙悄悄問道 咱不是上萬龍標店嗎 魯清搖搖頭道 你不用問 我自自有道理 說着 因兄道旁有一座店 字號是德勝 魯爺便走進來 店小二忙迎過來 笑道 二位爺才來呀 魯清點點頭 問道 有跨院沒有 店小二忙道 有 南跨院共是六間房 都閑着了 包賃單住都可 魯清道 我們包啦 你帶我們看看去吧 說着 因率同魯仲魯玉往裏走 店小二看了看魯二爺沒敢言語 面上却現出一種狐疑的神色 魯清那是何等精明 早明白了他的意思 來到跨院 小二把上房屋門開了 爺兒三個進來 見這屋裏很是乾淨寬闊 遂點頭道 行啦 我們就住這兒了 你給湖盞茶來吧 店小二答應 便忙退出去 魯清遂道 二弟你可犯了嫌疑了 魯仲道 怎麼 魯清道 本來你這樣打扮 跟我們走在一塊兒實在不像樣 難免人疑惑 你聽咱一進門的時候 店小二讓二位 便以爲你跟我们不是一塊兒的 及至你跟着我們進來 他雖然不敢問 可是臉上現出疑惑的神色 這個地方可不同到別處 衙門可是多的 盜案又層出不窮 別回頭再犯了嫌疑 叫官人給辦了去可糟了 回頭小二要來

了 我無論說麼你可也別言語 他自然就不疑惑了 正說着 店小二端着洗臉盆提着壺來了 魯清遂說道 當初我跟你說的是什麼話 兄弟你太荒唐 家一分開 你非得受罪不可 現在如何 一大片產業全化盡了 以致落得要飯 沒臉見我 自己跑出來啦 要論當初你那個可恨勁兒 我不能管你 誰教咱是一奶同胞呢 我要不管你 對不起咱死去的爹娘 兄弟 我就問你一句話 以後你能改不能改 說着那小二已到門前 把魯清的話聽了個滿真 這才明白原來如此 我說的呢 一個要飯花子怎麼會跟他們一塊兒走哩 想着 因啓簾櫺進來 魯清便閉口不說了 見小二打臉水來 自己擦了把臉 遂叫道 兄弟你先擦擦臉 回頭到近身的衣裳換上 你要這樣跟我回去 還不把人笑死呢 店小二一看魯清這臉漬泥呀 要一洗這手巾就不能要了 魯清往盆裏看了看 隨搖搖頭道 不行 我臉太髒 先不洗 回頭我洗澡一塊兒洗吧 魯清點點頭道 也好 店小二心說 對了 你不洗我少糟踐一條手巾 因笑問魯清 預備什麼晚戴 魯清便要了些 店小二去預備 魯清忍不住又問道 爹爹 我不明白 您究竟因為什麼不上萬龍標店呢 魯清笑道 饒接子 咱上萬龍標店幹麼去 八義沒到去了不也是呆着嗎 就是八義去了 他們也不敢去破樓 聽你道邵清的喪門劍這樣厲害 他們得先制倒邵清 然後才能破樓呢 制倒邵清之法 當然是盜喪門劍 你聽明白這話了嗎 誰要把喪門劍盜出來 誰就是首功 不是為父留這個好心 因為孩子你剛出世 得振作振作名譽 今天晚上咱爺兒三個去到國舅府 設法子把喪門劍盜出來 然後再到萬龍標店去 孩子你就算露了臉了 魯玉一聽 還是父親的智謀深遠 遂道 好 真要能盜出喪門劍來 倒省却許多事哩 說話之間 小二把飯端來 爺

三個匆匆吃畢 天已黑了 小二把燈點上 碗盃撤下去 沏上茶來 魯清向小二道 不
你別過來了 我們要睡啦 小二答應 遂退出去 爺兒三個喝了會子茶 隨熄燈就寢 挨
到三更時分 聽外面已靜睡了 便估起來 換好夜行衣 背插兵刃 把後窗撐開 飛身縱
出 離了店房 徑奔國舅府來 魯仲曾偷過馬騰 他的路徑最熟 因由他領路 來到國舅
府 越牆進來 到了門前 魯清一看房子太高 竄不上去 擺手示意 三個人往後轉到西
界牆 魯仲要使飛抓百練索 魯清却止住他道 這個地方不宜出入 你跟我找回較好的地
方去吧 說着仍往後走 一直來到後園墻 只見牆裏有一棵大樹 枝葉參天 三丈多高的
牆 將將在樹的中腰 樹幹足有一圍粗細 魯清一看 遂笑道 行了 你看這地方出入最
好 告訴你魯玉 以後無論到那兒 千萬別仗着有能耐狂傲 凡事都要先慮敗後思勝 你
看這末高的牆 非得仗着飛抓之力才能夠上下 我們進去要毫不費事的把劍盜出來 可以
不慌不忙的上下 倘若劍沒盜成 被人家看見動了手 我們勢必得跑 跑到牆下 再用飛
抓呀 人家在後追着 不論什麼暗器 只往上一打沒個躲閃 就得甘受其苦 你看有這棵
樹就好了 能一縱上樹 再縱上牆 就是追着暗器 也可以躲開了 你明白嗎 魯玉點
頭道 是 孩兒明白了 這魯仲曾把飛抓取出來 背在牆頭上 先自上去 魯清父子也
隨後上來 往裏看了看 見是花園 這由腰間取出個薄兒 魯清退上鄭平安跟何慶輔動手 魯清用手指
並沒消息 遂飄身跳下 各處繞了個灣兒 魯清退上鄭平安跟何慶輔動手 魯清用手指
道 你看怎麼樣 是盜劍來了不是 我準知他們必要先來盜劍 老鄭還真不含乎 真把喪
門劍盜在手裏了 說着邵清來了 鄭平安跑上牆 被何慶輔用鏢打下 魯清遂叫魯玉 你

看他吃了這牆的虧沒有 老鄭這氣叫管前不顧後 魯玉點頭 後見何慶輔要殺鄭平安 二
老到了 把鄭平安救去 却都敗在邵清手裏 六矮到了 忙邵清圍上 也是不能取勝 魯
清不禁一吐舌頭 好厲害的喪門劍 憑能耐簡直打不了 必須要智取 兄弟你向前跟他打
去 只許敗不許勝 把他引到那棵大樹底下 假稱拘神遣將 我自有道理 魯仲點頭 便
伏身過去 魯清却一拉魯玉 爺兒倆來到樹下 爬上樹來 功夫不大 就見魯仲把邵清引
來了 魯清送道 來了 回頭他一拘神 我下去 你在上邊兒看着 我一說着法寶 他必
往手上留神 你就給他一暗器 只要把他打躺下 喪門劍就算到手了 魯玉點頭 因見牆
頭有瓦 便縱上去揪下一羅來 隨又躍上樹枝 就見魯仲到了 一拘太歲 魯清下去 一
捉邵清的眼神 魯玉便不怠慢 一瓦打下來 正打在邵清的肩頭 却可惜沒把他把倒 當
下魯玉一露面兒 邵清認得 遂喝道 好小輩 你敢傷你家太爺 我要你的命 說着擺寶
劍向前動手 魯玉知道他的喪門劍厲害 不敢大意 只躲躲閃閃跟他週旋 魯清一見 衝
着魯仲一呶咀兒 魯仲會意 便先順着樹上牆 飛身躍出去 魯清也爬上樹來 站在樹枝
兒上叫道 魯玉走吧 咱不跟少爺嘔氣 魯玉也實在不敢跟邵清打 聽爹爹一叫 便虛點
一招隨縱出圈外 嗖々兩縱 也縱上樹來 魯清教他快走 然後向邵清說道 嘿 少爺
你不用這樣逞能 你敢跟我到外邊嗎 恐怕沒那個胆子吧 你也就是老鼠抗槍窩裏戰 可
是這也不能不佩服你 本來一出這個牆圈兒 你就得死變 要是不怕死 你就跟我出來
要是惹命的話 就請回去吧 說着哈哈的一笑 邵清聽這樂的聲音 真是起心裏往外冒火
也搭着他藝高人胆大 便一聲不言語伏身過來 魯清一看他要追 遂一縱身跳上牆頭

笑道 呦 怎麼少爺真追嗎 邵清早嗖々兩縱 縱上樹來 魯爺一見 遂抹身跳下 邵清追上牆頭 就見魯清回着頭招着手兒向前跑去 便飛身跳下來隨後追趕 魯爺的脚程 那裏及得邵清 跑出不遠 就被邵清追上了 清爺忽的回身一站的 行 到了地方啦 倒把邵清嚇了一跳 就在一怔之間 魯清又轉身跑去 邵清這個氣呀 心說 這塊壞骨頭 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 想着 又隨後趕來 前面却來到一片樹林 堪堪又要追上了 魯清忽然喊道 呀 樹林裏的 你不是叫我引邵清嗎 我把他引來了 你還不出來嗎 一語未了 猛聽得樹林內有人應聲 來咧來咧 我久候多時啦 魯爺一怔 咳 真有人哪 因舉目觀看 只見由樹林裏走出一位瞽目的先生 却不是別位 正是五爺夜行鬼張明 不禁心中大喜 遂道 呦喝 好極啦 我把他交給你了 五爺說道 行 交給我吧 遂提着馬杆過來 叫道邵清 認識你家五爺嗎 邵清一見是張明 不用問八義必然都到了 更不答話 因趕步向前 舉劍便擊 五爺是不怕他的劍光的 遂接架還手 倆人就打在一處 這時魯爺也想着 既有五爺 八義必然到了 忙進樹林觀看 果見宋大爺率同衆兄弟都在樹林裏站着了 忙向前來 大家見禮 細一看 鄭平安也在這兒了 却倚樹坐着 好像是昏過去了 原來何慶輔打的是毒藥鏢 吳起章把他搯出之後 到這樹林裏 藥勁兒就行動開了 鄭平安却恐怕夏八爺有失 便叫七哥 你把我攔在樹林裏 你回去吧 邵清的喪門劍實在厲害 夏八哥一人勢孤 七爺一皺眉道 我把你攔在這兒 倘若來個賊人那還了得 鄭平安道 不會有這樣巧事 您只管放心前去 七爺也恐怕八弟有失 遂道 那末你就在這兒等會兒 今晚咱的人也來往很多 果遇見 你可以招呼一聲兒 鄭平安答應 吳七爺便

音走進樹林來 鄭爺一驚 忙留神看時 却見是宋大爺率同趙庭 苗慶 白昆 張明 陶金 阮宏芳 猴子阮英 共是八個人走進樹林來 原來大爺也是不放心鄭爺 因暗地招呼諸弟兄給鄭爺來打接應 阮英是準知大爺必要來 所以也隨後趕來 爺兒八個走進樹林 就聽樹下有人叫 大哥 衆位兄弟 小弟在此 羣雄聽了一驚 忙問道 那位呀 阮英忙跑過來一看 遂喊起來 哦 原來是鄭大叔 老伯父快來吧 我鄭大叔受傷了 羣雄一聽 便都跑過來 果見是鄭平安 坐在樹下 大爺遂問道 賢弟 傷在那裏了 要緊嗎 鄭平安道 傷倒是不重 可是毒藥鏢 現在我的心裏很不好受 六爺一聽 忙由腰中取出止毒散來 叫道 兄弟你先把這個吃了 這是止毒散 雖然不能治根 可是能止藥方 不再行動 可以延長一些時候 免去許多痛苦 鄭爺便一口吞下去 果覺心裏舒服些 就把盜劍被傷一一述說 宋大爺一聽吳七爺夏八爺都在府裏和邵清動手了 便要去打接應 阮英忙攔道 伯父且慢 聽鄭叔父所說 賊方動手猶只有邵清呢慶輔倆人 我們正好設計拿他 咱大家要一去 他勢必要聚集羣賊 咱便不好拿他了 最好你們在此且等一會兒 我去看看去 設法把邵清誘到這裏來 大家協力捉拿他 只聽把邵清拿住 別人就不成問題了 宋大爺聽阮英說得很是 遂點點頭道 那末你去吧 阮英答應 便伏身而去 功夫不大 忽見他帶了兩個人來 到近前一看 是小俠魯玉 飛行俠客魯中魁 遂道 呦 你們爺兒倆這是由那兒來 阮英笑道 不但他們爺兒倆 魯大叔也來了 您看 那不是他把邵清誘來了嗎 羣雄一看 果然魯清在前 邵清在後 奔樹林跑來了 五爺說道 邵清可來了

我不怕他的劍光 我先跟他打 如果不行 你們再出頭 阮英道 對 淨看五叔您的了

王正說看 說聽魯清那兒叫 家客話出來 當下魯清見鄭平安昏昏沉沉的 遂道 受的

是毒藥暗毒呀 唉 我就不知道 我要知道絕饒不了那何慶輔 衆位哥哥那位帶着止毒散

六爺道 已然給他吃了 魯清道 這就不要緊了 說着 因留神往林

外看 只見五爺 雖然不怕劍光 却敵不住人家 魯清不住搖頭道 憑能耐不行啊 還是

得智取 噯 我來個試試 說着 把絹子掏出來 蹲在地下 收了一包子沙土 藏在背後

大搖大擺的走出林來 叫道五哥 你也不怕丟你的身分 他配跟你動手嗎 快請下來看

我的吧 五爺知道魯清是壞拐子 這還不定是什麼壞道 答應一聲道 可以讓給你 說

着虛點了一招 往外一縫 魯清便湊過來 邵清見五爺纔出 收住劍勢將要說話 魯清乘

其未防 把這包沙土往他臉上一擲道 你着法寶吧 邵清未防 突見黑糊糊一物打道來

正待細看是什麼東西 不想土已打過來 喇的把眼迷住了 就聽撲的一聲 一包土整個兒

擲在臉上 邵清大驚 不覺呀了一聲 五爺一見 却不怠慢 嗖的一個箭步 縱至邵清面

前 抬腿照定他的小腹一點 說聲你給我躺下 就見彭嘯一聲 踢個正着 邵清站不穩身

軀 翻身栽倒 嗆啷啷寶劍也出手了 魯清一見喪門劍落在地上了 那肯怠慢 嗖々兩縱

便奔過去 伏身要拾劍 猛聽對面有人喝聲 打 嗖的一物奔魯清的手背打來 魯清忙

一撒手道 叻喝 這是什麼 剛一抬頭 嗖的第二個暗器又到 直奔魯清的面門 魯清哎

呦一聲 忙往旁一甩臉 躲開面目 叭的掃在耳朵邊兒上 魯清一捂耳朵道 什麼人打我

就見有一人嗖々兩縱便至近前 伏身把寶劍拾去 高聲喝喊 爾等休得猖狂 邵洪在此

就在這時 又見跑來兩個少年 一個戰住五鎗 一個把邵清救起 扶到一旁去 却是邵清的兩個弟子 戴明星戴明亮 魯清喊道 好糟 好容易喪門劍快到手了 又被他搶去啦 宋大爺一看邵清傷了 光剩邵洪就沒有多大能力啦 正待命聽死見齊上圍戰邵洪 槍他的喪門劍 忽見由對面跑來十數條黑影 忙留神觀看 却見是真凶叟吳起章 銀頭叟夏廷章 率同六矮如飛跑來 一見羣雄 便忙擺手說道 別打啦 那叱 羣賊都到了 原來自魯清把邵清引走 六矮圍戰何慶輔 二老却在一旁啣喝看 暗示六矮 要拿活的 帶回去 教他師叔發落 何慶輔的本領本來不弱 要是拿活的可費事了 何慶輔也拚了命啦 就在這個時候 邵洪帶着明星明亮來了 一見衆人圍戰何慶輔 便要向前幫助 何慶輔喊道 三哥你不要管我 你快去追大哥去吧 大約他們把大哥誘出府去了 邵洪一聽 便不怠慢 忙叫明亮 你快去報告國舅 明亮答應 才跑出不遠 就見前面燈球火把 國舅率同于良等一千賊來了 不由心中大喜 喊了聲來了 便轉身追了邵洪去 吳起章一見羣賊到了 便不怠慢 遂叫六位賢弟不必戰了 走吧 六矮答應 遂紛紛纜出去 順牆根跑開這裏 忙由腰中取出飛抓 搭住牆頭 順絕兒爬上來 越牆出去 這時國舅已帶人追到了 原來是園內坐更的 看見邵清他們動手 到前面去報告 國舅立刻率同于良等趕來 見何慶輔一人 站在那裏吁吁喘氣 遂問道 好細呢 何慶輔道 剛躍上牆跑了 你們快追 我邵大哥被他們誘去了 于良一聽 那敢怠慢 忙由腰中取出飛抓 賊人有飛抓的都掏出來 搭住牆頭 紛紛上牆 國舅自知是上不去的 忙帶人够奔後門 于良率同羣賊跳下牆來 趕追到林前一看 只見邵洪戴明星戴明亮正扶着邵清給吹眼呢 遂問道 八義那兒去啦

邵洪道：聽說你們來了，他們都進樹林跑了。于良一聽，便帶着羣賊進樹林尋找。那裡有人影見，忙穿過樹林各處觀望，也看不見踪跡。這一定是跑啦，只得回來。見國舅已到，遂向前稟明。義賊已逃，國舅忙來看邵清，見他並沒受傷，只不過是迷了眼睛。這才放心。遂道：好在咱們沒損失什麼，他們跑了就跑了。說着，因率同羣賊回府。這且按下不提。却說宋大爺一聽吳起章說羣賊到了，料不能敵，遂叫衆人退進樹林。命魯玉把鄭平安掙起，回歸萬龍好店，趕到了店中，已交五鼓了。衆人這一鬧，羣雄都聞聲起來。一看鄭平安受了毒藥暗器了，便忙問：那位帶着解毒散了？莫雲章答話：我有。遂走過來，把鏢起下，施手術把傷口的爛肉挖下，敷了化毒散，貼了拔毒膏，把解毒用散無根水合了，給他灌下去。功夫不大，就聽他肚子咕嚕嚕亂響。莫爺便叫雷順阮英，把他扶起來。鄭爺一張咀，吐了許多綠沫黏痰，才蘇醒過來。慢慢睜開眼睛，見了衆人心裏明白。遂又閉上眼睛。莫爺忙命把他放下養養神，自己却拿起那隻鏢來看。但見在鏢上鑿着三個字：左金鏢。莫爺不看則已，這一看當時顏色就變了。當時可並沒言語，遂把鏢擦了擦，掖在腰中。再看鄭爺，已然睡着了。大家才放心退出來。到了大廳擦臉吃茶。各人述說各人的經過。衆人一聽，眼看劍到手了，又看人奪回去，都很覺可惜。這時天已大亮，阮英忽然嘆了一聲。衆人一怔，宋大爺忙問：怎麼的了？阮英說道：您看那短柄人，宋大爺道：短誰？說道留神觀看。見衆人都在，惟不見了姜玉龍和自己新收的魯弟白平。遂說道：你說的，可是玉龍跟白平嗎？阮英點頭道：不錯。大爺道：也許他們沒直道，或者是幹麼去了。阮英搖頭道：不能。他們不能不起。我看看去。說着便走出大廳。看玉龍的屋裏一看，那有他倆。

的影兒 因又到廁所各處都找了找 也不見他二人的踪影 心下便不覺慌了 遂忙回來道 我各處找了都沒有 他二人昨晚一定也上國舅府了 大爺聽了一皺眉道 他二人真要走上了國舅府頂這晚不回來 豈不糟了嗎 諸位你們昨夜到國舅府 可有看見他二人的嗎 衆人齊道 我們都沒看見 宋大爺着急道 這兩個孩子他們上那裏去了呢 正在說着 夥計來回話 鄭爺醒了 請諸位到裏邊去 宋大爺一聽 遂道 也許他看見他二人了 陪去看他去 說着便率同衆人 來到鄭爺屋裏 鄭爺在床上躺着 見羣雄來了 便要起了 蔣爺忙向前把他按住道 賢弟你受傷了 還拘的什麼大禮 大家隨隨便便最好 鄭爺道 既這樣恕小弟不恭了 諸位請坐吧 大家遂各找位子坐下 宋大爺問道 傷痕怎麼樣 鄭爺含笑 道 不要緊了 我請你們諸位來不爲別事 我是報告報告我昨夜的經過 昨其我一到國舅府 看見兩個少年 要進藏珍聚寶樓 可惜都被消息給弄死了 宋大爺聽了大驚 忙問道 賢弟這兩個少年你看清沒有 可是白平跟姜玉龍嗎 鄭爺點頭道 我已然看清了 倒是跟他們二人彷彿 唐鐵牛一聽 怎麼着 跟他們二人彷彿 都死在聚寶樓啦 不禁一咧大咀 哇哇的哭起來 倒把鄭爺嚇了一跳 遂問道 咦 他怎麼了 宋大爺慘然道 不是你說的姜玉龍他們喪了命啦嗎 鄭平安一聽 更不禁愕然 問道 我多怎說他喪命了 哦 莫非他們二人昨夜也上國舅府了 宋大爺點頭道 當然去了 要不去怎麼會喪命呢 鄭平安一聽這話 頓然明白 留神一看羣雄 個個都面帶慘容 內中惟有宋大爺左牽跟穆德芳更眼含痛淚 那光景就要放聲了 因不覺笑起來道 你們真有意思 我了話還沒說完了 你們倒是聽個下回分解呀 宋大爺一見 忙道 他二人到底死沒死 鄭平安道 他二

人我沒看見

我說的這個彷彿是姜玉龍跌白平啊

是說他的年紀像貌

因為我不知昨夜他

二人也去了

所以說出彷彿二字

倒害得你們難過哩

阮英向前一步道

鄭叔父 您說這

話不是給我們開心

鄭平安正色道

決對不是 要不然我不說好不好呢

何必又說又不說

衆人一聽這話很是

才轉過顏色來道

既不是他倆可是誰呢

鄭平安道

我所以請你們

諸位來

也是要問問

他既破聚寶樓

便一定是咱的人

我可不認識

看那意思是親弟兄

是如此這般的像貌

你們想想像誰

羣雄聽了都皺眉尋思

可是一時之間誰也想不起來

鄭平安看看這個

望望那個

遂說道

要想不起來就不用想了

大家可記着這個碴兒

破完樓之後務必尋找他二人的尸首

一看就知道是誰了

倒是先尋找姜玉龍跌白平要緊

羣雄點頭 見他有些懶乏了

便辭出來

到了大廳

宋大爺非常焦急

這兩個孩子怎麼一聲不

言語就走了

太不知輕重了

羣雄你看我

我看你的

都一籌莫展

本來就是找也得夜裏

去 這白天往那兒找去呢

就在這個時候

忽由外面走進

個婆子來

給衆位老爺行禮

然後笑道 穆小姐請穆老爺到後邊兒去有話說

穆爺聽了一怔 心說

莫非這丫頭知道信

兒啦 遂站起來道

你告訴他

就提我們正計議事哩

沒有功夫到後邊兒去

既是姑咱請一定有事

賢弟你去看看去把

羣雄都道

穆爺請便吧

穆德芳無奈 只得告

了失陪 跟着婆子來到後面

衆姑娘見老人家來了

都起身行禮

穆爺着了看鳳英

却是

喜懽歡的

並無愁慘之容

才放些心

坐下之後

穆爺遂問姑娘

叫我什麼事

鳳英笑道

請您進來問問

我聽說鄭叔父受傷回來了

穆爺道

可不是

劍也沒盜出來

倒受了傷

還真不輕

要不是莫雲章莫爺在這兒

這毒藥傷還真不好治

姑娘點點頭

隨道

我聽

說聚寶樓裏死了倆人是誰呀。穆爺一聽，心中納悶，因搖頭道：「不認得，誰知是誰呀。」姑娘道：「我聽說咱們還有倆人去了沒回來，是嗎？」穆爺一聽，再也忍不住了，遂問道：「你是聽誰說的？」姑娘一擺手道：「您別問是誰，我就問您有這末回事沒有吧？」穆爺一想，他既這末問一定是全知道了，再告訴他沒有，也是白教他悶着，只得說道：「有這末回事。」姑娘道：「這二人是誰呢？」穆爺一聽，這可是裝傻，既知道丟了人，焉有個不知道是誰的道理？我偏不給你點明了，想着，遂道：「是倆極不要緊的人，你不用問了。」姑娘聽了，眼珠兒一轉，又道：「不要緊的人是誰呢？既是不不要緊，您何妨告訴我們呢？」穆爺搖頭道：「告訴你們沒有用，我還忙着哩，還有別的事沒有。」說着，遂站起來。焦鳳英笑道：「五叔您先請坐，他不好意思說，我替他說吧。」聽說丟的這倆人之中有您們婿姜大哥，是真的嗎？」穆爺一聽，遂道：「你先等等吧，在得問問你。」你們張口一個我聽說，合口一個我聽說，倒底是聽誰說呀？」焦鳳英笑道：「這您就別打聽了，反正有這末一個人。」穆爺搖頭道：「不說，我得問問是誰，你們要不告訴我，我也不告訴你們。」焦鳳英笑道：「不告訴您就請吧，其實詳情我們早就知道了。」穆爺心中一動，不用問，昨天他們一定也上國舅府了，要不然不能知道這末詳細，倒要問問他們，想着，遂道：「莫非昨天你們上國舅府啦嗎？」焦鳳英搖頭道：「我們沒去。」穆爺道：「沒去這些事，你們假怎麼知道的？」焦鳳英笑道：「您別管，反正我們是知道了。」穆爺道：「你們知道便怎樣呢？」焦鳳英笑道：「怎麼樣，這不把您請進來問您主意嗎？」穆爺說道：「主意是有，也得夜間辦，你們放心，我担保他決沒有危險。」今天夜裏一定能把他找回來，我可告訴你們，你們千萬可別去呀。國舅府可同不得別處，那是有勢力的所在，你們

女流之輩可有許多不便 焦鳳英笑着點頭道 是了 您放心 我們決不去 尤玉環笑道 對了 您放心 我們絕對不去 穆爺道 這才是好姑娘 還有別的事嗎 姑娘搖頭道 沒

有事了 您說吧 穆爺遂走出來 到了大廳 蔣爺便問 姑娘請你什麼事 穆爺道 也沒

有什麼事 就是問問探國舅府的情形 蔣爺道 你可跟他們說了嗎 穆爺點頭道 說了

一語未了 焦雄在旁問道 五弟 姜玉龍失蹤的話你可告訴他們啦 穆爺點頭道 告訴啦

焦爺聽了一蹶脚道 壞了 羣雄一驚 忙問什麼壞了 焦爺用手指着穆爺道 你太糊塗

難道你那個丫頭我那個丫頭的脾氣 你還不知道是怎麼樣 這一告訴他們非出毛病不可

尤洪鳳道 我那個丫頭也不是省事的呀 我最怕他們幾個人到一塊兒 沒事兒還生事兒

哩 要知道這個事還不得鬧翻了江啊 穆爺道 你們別埋怨我 其實他們早就知道 把我

叫進去故意要問 我能不能說嗎 不說實話不也是白教他們問着嗎 我倒是囑咐他們了

不許胡鬧 我們自有辦法 焦爺啞了一聲 低頭不語 尤爺也是皺眉發愁 阮英笑道 三

位老大爺不要為難 你們不是怕姑娘上國舅府嗎 小侄不才 我幾句話就能攔阻他們不能

去 穆爺道 你說什麼 阮英道 您別問反正我有說的 穆爺搖頭道 你這小子壞主意是

多的 誰知你小子安着什麼心哪 就是這幾個姑娘就够淘氣的 你再一給出主意 那就更

了不得了 阮英道 您這叫什麼話 我有壞主意也不能跟姑娘出呀 再說姑娘不是外人

是我的嫂子 倘若他有了危險 對的起我姜大哥嗎 穆爺點頭道 這話倒是對 可是你畢

竟跟他們說什麼呢 阮英道 噯 您太小心眼兒了 我告訴您 我上後頭告密去 就提我

姜大哥他們沒上國舅府去 這件事是秘密 就是我宋大爺跟我知道 因為聽說賊人要二次

行刺寇相爺 秘密派他二人到寇相府保護寇相爺去了 您請 想我要跟他們這未說 他們就是不放心 他上寇相府去探去 就不至上國舅府了 這個上寇相府可跟上國舅府差多了 總不至有危險吧 穆爺一聽 這主意很好 遂道 要按這未說還是真行 那末你就跟他們說去吧 阮英答應 遂走出大廳够奔後院來 到二門往裏一看 恰巧一個僕婦提着壺出來 大約是打水去 遂迎上來含笑 道 媽媽您受累給通稟一聲兒 就提阮英求見三位姐姐 僕婦忙應是 您稍候一會兒 便轉身進去 功夫不大 就啓簾櫳出來 把簾櫳高挑 說聲有說 阮英遂跑過來道 來啦 進屋中一看 見三位姑娘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 見他來了連身也沒欠 阮英心裏不悅 可是你們比我大 是我的姐姐 也應該客氣客氣呀 就這末大馬金刀的坐着 連抬也不抬 這簡直拿我當小孩子了 太看不起我了 不用鬧 今天我要不教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你也不知猴子阮英是幹麼的 想着 遂來到三位姑娘面前 躬身一揖 道 三位姐姐 焦鳳英笑道 噯 兄弟請坐吧 阮英答應坐下 早有丫環搬過一個凳兒來 阮英坐下 穆鳳英望了望阮英 問道 兄弟你到後邊兒來有什麼事嗎 阮英道有事 我來告密來了 穆鳳英道 你告什麼密 你就說吧 阮英搖頭道 不行 耳目衆多 你得屏退左右 穆鳳英回頭看了看 遂道 這都是我的心腹人 有什麼話 你明說無妨 阮英道 不行 你教他們出去吧 這關係你的事 回頭我一說你就知道他們有出去的必要了 穆鳳英聽了這話 心中一動 遂回頭命丫環等 你們先出去 衆僕婦丫環答應退出 穆鳳英遂道 什麼事 你就快說吧 阮英道 就是姜大哥的事 姐姐你猜 我姜大哥上那兒去了 穆鳳英道 他愛上那兒去上那兒去 碍着我什麼事 我犯的上費那個

神思嗎 阮英一聽 喝 合算你不在乎哇 你犯不上 我幹麼跑這兒告密來 得啦 咱回

頭見吧 說着 站起身來便走 焦鳳英忙道 你回來 阮英一回頭道 怎麼回事 焦鳳英

用手一指道 你回來坐下 阮英道 都犯不上我還坐在那兒幹麼 焦鳳英道 我犯的上

你就回來吧 阮英一聽 因點點頭道 嚟 這還不離 有犯的上 我這話就能說 說

着遂又坐下 焦鳳英道 也用不着猜不猜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就乾脆說吧 阮英道

怎麼回事啊 我姜大哥昨天上了國舅府頂這晚沒回來 焦鳳英道 就是這回事呀 我們已

經知道了 阮英道 你們知道麼呀 你們就知道他去 知道他因為麼去嗎 焦鳳英道 不

是為盜喪門刺嗎 阮英道 盜喪門刺是人家鄉叔父 有他麼事呢 焦鳳英一皺眉道 那

末他因為麼去呢 阮英故意的嘆了一口氣道 發財遇好友 倒霉遇勾頭 凡事就怕有勾頭

就拿我姜大哥說吧 那是多麼硬的漢子啊 可稱得起是財色分明的大英雄 偏偏來了這

末一個白平 這小子我看他那個樣兒就不正道 他也不怎麼跟我姜大凡狄咕的 硬把我姜

大哥誘進國舅府 作出那種事 簡直都不能說 尤玉環道 喝 你說話怎麼 樣麻煩

哪 他作麼事了 你快說不就完了嗎 阮英道 你聽着 不是馬駒有一個妄叫鮑三

娘嗎 大約你們也聽說過 這鮑三娘是個女賊 長的很好 誰知白平這小子跟鮑三娘通

氣 他見我姜大哥長的好 就設法誘進府去 連說帶勸 說來那鮑三娘長的也太好了 竟

把我姜大哥說活了心 昨天夜裏就拜堂成親入了洞房 穆鳳英一聽 立時就把杏眼瞪起來

將要問這話當真 又一想猴子是慣說瞎話哄愚人 我別上他的當 想着又把話嚥下去 坐在一旁不言語 焦鳳英却微一冷笑 嘿嘿 這話是誰說的 阮英說道 是我鄉叔父他親

眼得見的 回來跟大家一說 我宋大爺恐怕這消息傳到你們耳朵裏 我穆家姐姐要難過 所以就說他死了 後來一想 說死了也難免他痛心 因此又改說死的是別人 只說是一去沒回 也不知這個消息你們怎麼得的 不是把我穆大爺請到後邊兒來了嗎 我穆大爺回去很愛心 說你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恐怕你們要上國舅府去胡鬧去 當時有人出主意要監視你們三位 又有人說不行 後來我師傅出主意 教我到後邊兒來跟你們說 就提他們倆人沒上國舅府 是因為于良有意二次行刺寇相爺 派他們倆人保護寇相爺去了 爲是哄弄你們 不叫你們上國舅府 我一想這個事不能隱瞞着了 我姜大哥素常跟我不錯 我得救我姜大哥的命 現在前邊兒諸位老人家 因為他算摘了守正戒淫花 都主張清理門戶 按着門戶的規矩 把他處死 你想那末一來不就糟了嗎 我可就說了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 姜大哥這是被奸人引誘 一步走錯 可以從寬懲戒 以做下次就是了 何必處死呢 好變 我這幾句話還沒說完 我師傅差點兒沒打我一頓 說這是門戶規矩 誰說也不行 我衆位叔伯父也主張這樣辦 連我穆大爺都說姜玉龍該死 你們請想 我一個人那能救他 所以我決定把這件事跟你們說明白了 好拿個主意救我姜大哥呀 要不然準死呀 穆鳳英在一旁聽了他這話 前後話都勾連在一起 說的是在情在理 本來他們得的消息是婆子們到前邊打聽來的 也不過是一句兩句 他們揣情度理料想是這麼回事 及至聽阮英一說 前後針鋒相對 不由他不信 因不覺心中一陣難過 兩眼含淚 雖然恨姜玉龍沒出息 可究竟是自己未過門之夫 老爹爹也太糊塗了 倘若將他處死 我將來依靠何人 還打算教我另行改嫁呀 那可是休想 我也就惟有一死了 焦鳳英尤玉環聽了阮英這一番話

也都信以爲實 不禁慌了道 這話當真嗎 阮英棲然道 這事還有說瞎話的嗎 尤玉環皺眉道 這可糟了 怎麼他們都這樣狠哩 連穆大爺都主張處死 他難道說是老糊塗啦 我問問他去 說着就要走 焦鳳英忙拉住他道 你別問去 你不懂得 基夫爺是人物 姜大哥要跟他沒有翁婿的關係 他倒可以勸勸 既是親戚就不能說了 別人都主張處死 獨他不主張這樣辦 這不顯見是偏袒了嗎 就是心裏難過 面子上也不能不這末說 現在咱想咱的主意 怎麼設法救姜大哥 問他們去是一點用也沒有 求情更是白費事 尤玉環道 你說的這末好聽 有什麼主意可想呢 焦鳳英道 你坐下先沉靜點兒 聽我慢慢跟你說呀 玉環聽了 遂轉身坐下 焦鳳英道 頭一步咱先設法把他救出來 玉環不待他說完 便連連擺手道 你說的那話不行 救出來幹麼用 不是他們也要處死嗎 焦鳳英道 你糊塗哇 咱要把他救出來 咱不教他們知道 先把他藏起來 然後託人跟他們求情 待他們饒恕之後 再把他獻出來 豈不就沒事了嗎 尤玉環想了想 隨點點頭道 主意倒是好主意 可是往那兒藏他呢 焦鳳英道 咱當然沒有地方 這不是阮英兄弟嗎 他總能設法呀 阮英連忙答應 行行行 藏人我可以負責 救他可必須得你們去 因得門戶的規矩 並不是光能制姜玉龍一個 要是叫我師傅知道我救他 我也有應得之罪 你們行 老前輩們對於你們都有個面子 焦鳳英道 那就不用說了 可是我們救出之後 那兒找你去呢 阮英道 你們多晚兒去 焦鳳英道 當然今天晚上就去 這個事還能遲延嗎 阮英想了想遂道 既這末着 我也去吧 咱你是國舅府見 可是一樣兒 你們要看見我 千萬別招呼 我在暗地裏看着你們 只要把姜大哥救出來 我就上前把他弄走 你看好不好 焦鳳英道行

就這樣吧 咱可一定了 你去吧 阮英答應 起身要走 尤玉環忽叫道 阮英你先別走 我問問你 要是見着那個姓白的怎麼樣 是把他弄死呢 還是救出來教前邊發落呢 阮英道 那你們就不用管了 自有法處治他了 尤玉環點頭道 那行了 你去吧 阮英便退出來 到了大廳 穆爺忙問怎麼樣 他們可肯相信嗎 阮英道 唉 別提啦 在的話費多了 他們那肯相信哪 歸訖我說 你們要是不信 今天晚上你們上寇相府看去 他們也說得好 我們當然得看去 如在那兒便罷 你若說瞎話 剝掉了你的狗皮 剝猴皮就剝猴皮 反正他們上了當了 這一踰寇相府 一來一回天就亮了 還別說他們得找會子 這一夜的功夫 咱這邊還辦不完嗎 把他們救出來 他們一見面兒就完了嗎 羣雄聽了點頭不語 便商議怎樣去等他二人 左爺道 這種事去多了人不合適 我自己來一踰吧 蔣爺却認爲不可 以爲昨天鬧了一夜 今天他們一定有防備 左爺一人前去未免勢孤 最好是多去幾位 阮英笑道 二位先別忙 我且問問你老今晚去的目的 除了救他二人 還有別的意思沒有 蔣爺搖搖頭道沒有 當然是救人要緊 別的事因爲投鼠忌器的關係 總得靠後辦 阮英道 既這末着你們全別去 救倆人用不着你們老幾位出馬 小侄不才 我跟雷順我們倆人去就行了 救人是我的救 如果有了舛錯 雷順的腿快 他給你們來送信 你們再去接應我 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打算 爽性也說明白了吧 我今天要試盜喪門劍 要盜出來呢 豈不更好 要盜不出來 咱再想辦法 諸位老人家 您聽怎麼樣 蔣爺手捻髯點頭道 這主意好 我早就有意叫你們爺兒們去盜劍 這不是一舉兩得 三全齊美嗎 沒別的你多受累吧 阮英道 老大爺您這說的是麼話 這是我們爺兒們的事 你老對我這樣說 我

們對你老說什麼呢 蔣爺道 什麼你的我的 大家事大家辦 說句客氣話 是預祝你成功

老賢任你就努力吧 正在說着 夥計來回話 酒飯齊畢 蔣爺吩咐擺上來 羣義入座吃

喝 吃喝已畢 老英雄們在廳裏說閑話兒 小弟兄們便三一羣 兩一夥兒的出廳去散動

阮英便一拉雷順 倆人來到一個僻靜所在 阮英便把使壞哄弄姑娘進國舅府救人的話說了

一遍 雷順本也是個好熱鬧的 一聽這話 不禁笑了道 這末說 咱今天去了也就是看熱

鬧 阮英笑道 誰說不是呢 他們救人 咱們擎現成的 還是將來取笑的材料 這個事兒

够多麼有意思 一語未了 忽聽背後有人喊道 好 敢情你們按着這個猴拉稀的主意 我

給你們告訴去 二人聽了嚇了一跳 忙回頭看 却見是唐鐵牛 阮英把眼睛一瞪道 誰按

什麼壞主意了 你瞎說麼 唐鐵牛道 咦 你還跟我瞪眼 告訴你吧 你們說的話我都聽

見了 好麼 叫姑娘上國舅府 我就知道你沒按好心 還跟我瞪眼 我去告訴去 說着轉

身就走 阮英一見 忙向前一把拉住道 兄弟兄弟 你先別走 我告訴你呀 這雖然是出

壞 可是爲的是救人 你一告訴去豈不糟了嗎 唐鐵牛道 你不教我告訴去也行 你們得

帶我去 阮英一皺眉 遂道 其實帶你去倒沒有關係 可是你別忘了你不會竄房啊 他的

莊牆很高 上下多麻煩哪 唐鐵牛一搖頭道 不管 多高你們也得想法子弄我上去 不帶

去我就嚷嚷 阮英道 咱這末辦 今天你若不去 明天我請客行不行 唐鐵牛搖頭道 不

行 我是去定了 不教我去我就告訴去 阮英皺了皺眉 眼珠兒一轉 然後說道 帶你去

也行 你可得聽說 唐鐵牛道 那行 只要你帶我去 你教我怎樣便怎樣 阮英點頭道

行啦 你預備吧 唐鐵牛大喜 三人遂自走開 趕到天晚 唐鐵牛向例是跟金飛虎一屋睡

今天他因爲怕阮英他們偷着跑了，遂向金飛虎道：「傻八兒，咱倆人天天在一屋裏睡，怪沒意思的。這末辦？今天咱新鮮新鮮，你一個人在這屋睡，我上別處睡去。」金飛虎道：「那是什麼話兒呢？什麼教新鮮新鮮？我不懂，你不能走，我一定要走。」金飛虎道：「你敢要走，我把你腦袋給擰了來。」唐鐵牛道：「就是今天一晚晌，明天咱再一塊兒不行嗎？」金飛虎道：「不行，你及早給我睡，你只要一動，我就搥你，躺下不躺下。」唐鐵牛着急，準知不聽他的話，他是真打，只得躺下。金飛虎坐在他身旁，兩眼瞪的一般大，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唐鐵牛道：「你看我幹麼？你怎麼不睡？」金飛虎道：「小子你倒伶俐呀，我一睡你就跑了，我才不睡呢。」唐鐵牛一聽，急的都要發瘋，可是也無法辦。後來一想，不如我裝睡，他看我一睡着了，大約也就睡了。等他睡了，找再走不遲。想到這裏，便閉上眼裝睡。金飛虎瞪眼看了會兒，見他到着了，便打了個哈欠，睏勁兒也上來了，遂倒在他身旁，一手抓住他的皮挺帶，腦袋一挨枕頭，呼嚕便打上了。唐鐵牛一聽他睡着了，遂輕輕起來，有心把他手扳開，又怕他醒了，只得把皮挺帶解下來，另換了一條布帶繫好，遂匆匆出來。到阮英屋裏，却見屋裏燈光已熄，到窗下一聽，裏面是聲息毫無。唐鐵牛不覺心下一驚，莫非他們已經走了嗎？想着，便進門進來，却見阮英和雷順盤膝坐在床上，閉目合睛，息氣養神。唐鐵牛這才放心，因說道：「嘿，你們睡着了嗎？人家也不理他。」唐鐵牛見他們不言語，以爲是睡着了，遂坐在對面椅子上，自言自語，真不嫌累的慌，坐着就睡了。躺下多舒

服呀 說着却不覺打了個哈欠 心裏要睡強掙着不敢睡 怎奈上下眼皮直表示親近 心裏也直迷糊 只得站起來在地下踟躕 忽而一想 我何不叫他們起來這時就走呢 想着便來到床前 撼他二人道 起呀起呀 天不早了 該走啦 阮英一睜眼道 什麼天不早啦 你快去那兒養養神吧 省得一會兒沒精神 唐鐵牛道 不行 我養不了神 心裏急的慌 咱及早走吧 阮英道 不行 你心裏急你先去 我們得歇會兒 唐鐵牛無奈 只得又坐在椅子上 好容易等到天交二鼓 遂蹦起來道 這還不行嗎 都二鼓了 你們這個精神還沒養過來嗎 阮英雷順方才跳下床 伸了個懶腰 遂換好夜行衣 背揹兵刃 抬抬胳膊登登腿 沒有綳吊的地方 遂道走吧 唐鐵牛點頭 遂一同出來想將門倒帶 阮英說道 你看帶你多麻煩 要不然我們就由這兒上房去了 這還得上後園 唐鐵牛笑道 得啦二位哥哥 受點兒累吧 阮英道 走吧 說着因在前引路 來至後花園 開後園門出來 把門帶好了 遂施展飛行術 徑奈國舅府而來 雷順和阮英的脚程那是多快 唐鐵牛如何跟的上他們 把他累的吁吁帶喘 把阮英還急的別提 趕來到莊牆下 唐鐵牛一看護城河 遂道 這河可太損了 怎麼也沒個橋呢 阮英一扯雷順的衣襟 向他使了個眼色 雷順會意 便伏身來至吊橋下 登着橋樁過去 阮英眼着也跑過去 唐鐵牛跑至河邊一看 他們是登着橋樁過去的 唐鐵牛本來見水就眼暈 又是體大身沉 倘若一個登偏了 就得掉下法 他那敢過去呀 遂站住了喊道 小哥哥你們先別走 這個棍兒橋我過不去 你們扶着我吧 阮

英道 別答理他 遂來至莊牆下 掏出飛抓來 搭住莊牆 順繩兒爬上來 唐鐵牛一看他們上牆了 這分明是成心把我扔在後邊兒了 氣的要噁 又一想 我一喊就被莊兵聽見了 他們都跑的快 眨眼就沒影兒 我豈不要吃苦嗎 想着一抬頭 見上邊有橋吊着 心裏這才明白 哦 敢情這裡有橋 被他們拉到上邊去了 也許別處的橋沒被他們吊上去 我找找去 想到這裏 便順着河邊各處找橋 且按下慢表 却說雷順阮英二人躍進莊牆 來到國舅府 阮英便一拉雷順 向後院奔去 來到西界牆 雷順就腰取飛抓上去 阮英一擺手道 別忙 這裏不好 後邊有一個最好的出入地方 咱從那裏進去 說着來到後邊兒那棵大樹下 阮英用手指道 你看見牆裏這棵樹了嗎 這是最好的出入路 我也是跟壞拐子魯大叔學的 要說魯大叔真够聰明 不怪人家成名 思想是比人高一籌 說着便由囊中取出飛抓來 搭住樹枝兒 手倒絨繩 腳登牆頭 哧哧哧 眨眼之間便上了牆頭 雷順一見隨後也倒着絨繩上來 阮英坐在樹枝上 把飛抓摘下來接入囊中 隨笑道 你看哪 我坐在這兒一點兒也不費力就能躍進去 說着 往下坐勁顫這個樹枝 三顫兩顫 就借着這個顫力 丹田一提氣 嗖的便蹀進牆去 雷順見了 心說 這個猴子 這還玩哩 想着隨也跳進來 阮英道 咱倆人分兩路先繞個圈兒 各處看看姑娘們來了沒來 回頭咱們還是這兒見 雷順點頭 倆人遂由左右繞向前邊兒去 阮英的心最細 連廚房茅房都走到了 各處却都吹燈睡了 連一點燈火也無 阮英也明白他們暗中有防備 雖然四顧無人 也是

小心在意 遮遮掩掩的 一直又繞到後園大樹下 也沒看見三位姑娘的影兒 却見雷順在樹下站着了 遂緊走幾步問道 你見着他們了嗎 雷順搖頭道 沒有 阮英不由一皺眉道 這時候不早啦 怎麼還不來呢 雷順說道 別是他明白你是出壞 故意騙你來吧 阮英搖頭道 不對 我雖然是出壞 可是姜玉龍失踪是真的 而且是他們先知道的 決不能放心不來 一定是來了 我們沒有碰上 咱再仔細找 這回你上這邊兒 我上那邊兒 雷順點頭 二人遂又分手 阮英施展飛行術繞到後園 躍上後園牆 將要往前邊走 忽見東北角上 單另有一座花園 園中有樓 裏面有燈光射出 阮英一見 心說 原來這裏有個小花園 樓上既有燈光 一定有人住在這裏 我且看看是誰在這裏住 想着 便長身一躍跳下牆來 悄步飛行來到樓下 一看這座樓一拉溜五間 還是明樓梯 上有樓欄 門扇關着 屋裏燈火通明 阮英恐怕樓梯上有消息 製出雙筆來試了試 並無埋伏 便順着樓梯輕輕上來 伏身門扇下 側耳細聽 却聽得有女子說話 你們怎麼還搖頭呢 現在我再問你們一句 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問 你們答應不答應吧 如果再搖頭 說不得 我可要宰你們了 阮英一聽這話的意思 好像是鮑三娘跟姜玉龍白平 不由心中一動 我說瞎話 莫非真說上了嗎 想着 忙長身形 舐破窗櫺紙紗一 目往裏觀看 却見這屋內是大廳勢 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 兩旁太師椅子 牆上挂着挑山對聯 却並不見有人 阮英忙往左右看 敢情是五間一通連 在東頭上有一張床 粉紅的

幔帳 在床當中放着一張床桌兒 擺列着酒盞等類 圍着桌子坐着三個人 一女二男 女的年紀約在二十多歲 鶯蛋也似的臉兒 柳葉一般的眉毛 兩隻眼睛真似兩汪水兒 鼓鼓的鼻子 櫻桃般的 咀兒 穿着粉紅色對襟小褂兒 頭髮蓬鬆着 越顯得妖艷異常 兩個男的却不是別人 正是地行劍客白平 跟銀鏢小太歲姜玉龍 看官你道他倆怎會在這裏呢 原來白平他人小心大 來到這兒總怕別人看不起他 因見鄭平安告奮勇去盜喪門劍 便生心要走一遭 却恐自己一人的力量不足 歸寢之後 便和姜玉龍商議 請他幫忙前去 姜玉龍本也是年輕好事的人 當即應允 二人耗到三更 遂換好夜行衣 背揹兵刃 從後窗躍出 徑奔國舅府來 數里路程霎時便到 躍遠護城河進莊牆 來至國舅府院牆 取出飛抓百練索 搭住牆頭 順絨繩兒上來 跨住牆頭探頭往裏看 見是一所院落 因由腰中掏出問路石子往下一彈 就聽吧噠一聲 並沒消息 遂把飛抓摘下 纏好掖起來 然後飄身跳下 玉龍在前白平在後 竄房躍脊悄步飛行 各處打探 却不料來到花園聚寶樓 二人圍着樓轉一個圈兒 沒敢進去 因見東北角上 有一座小花園 玉龍遂一拉白平 兩人直奔小花園 躍圍牆進來 見有一座樓 裏面有燈光射出 便伏身跑過來 白平就要邁步上樓 姜玉龍忙扯住他 低聲道 這裏恐怕有消息 咱們上後邊兒去吧 白平點頭 二人遂繞至樓後 見有後窗開着 便縱上來 跨住窗台 掩身往裏看 白平一眼就着見東頭兒床上坐着一個女子 正仰臉望着屋頂 似有所思 因叫玉龍往他那邊

兒看 玉龍順着他的視線一看 見那女子的穿立意思 料是鮑三娘 便覺得這個地方不能久停 因向白平一使眼色教他走 白平會意 却搖搖頭 用手一指女子 意思是說 我倒要看看他一個人在這裏幹麼 玉龍無奈 只得也往裏看 忽見那女子把大衫解開 好像是熱的原故 他的呼吸氣極粗 胸前急促的顫動 挺身坐正了 姜玉龍一見 再不能看下去 也不管白平 遂往下一跳 白平還想要看 見玉龍要走 回手一拉他 玉龍未防 被他拉住 却因爲身體太重 白平單手提不住 嘆嚕一嚕 險些兒把白平也帶下去 却被屋中女子聽見聲息 忙挺身下床 嗖的一個箭步縱了過來 白平不敢怠慢 忙也跳下來 女子早已躍上窗口 看見他倆 跟着一縱身 真比燕兒還疾 嗖的跳下來 高喝二賊爾往那裏逃 還不把腦袋給我留下 依着姜玉龍趕緊走就完了 白平却生性好淘氣 因向玉龍一擺手 遂迎過來 女子上下一打量白平的像貌 原來這女子不是別人 正是鮑氏三娘 自從鮑三娘進了國舅府 他跟馬鵬約定 隔十數日到房中走走 又因爲天氣熱的原故 即向國舅要求 自己一個人住在這小園子裏 只教一個貼身丫環伺候 就算 是歇伏 馬鵬雖然不樂意 可是不敢拂却 只得由他一個人住在後樓上 今天鮑三娘因爲心裏很悶 晚飯時未免多喝了幾盃酒 用過飯之後 天倒二鼓 命丫環下樓去睡 自己把大衣裳脫下去 穿看汗衫 把後窗戶開開 坐在床上涼快 仍是一陣一陣的執血 奔騰 不覺一歪身兒依在床欄上 忽聽得後窗外嘆嚕一聲 不覺嚇了一跳 忙回頭觀看

彷彿是一個人縮頭跳下去 心想必是奸細 便飛身躍出窻來 當下一看白平那副相貌 遂也福了福道 請了 請問這位小壯士貴姓大名 白平道 我姓白名平字遠珍 別號人稱地行劍客 未領教大娘子你呢 鮑三娘道 妾身鮑氏 小字三娘 小壯士你是那裏的 黑夜之間 來到此地 意欲何爲 白平笑道 你也不要明知故問 我的來意 我不信你不明白 鮑三娘道 我朗白什麼 我不認識你呀 遂望了望姜玉龍道 這位是誰說着 細一留神姜玉龍跟 更不禁大喜過望 方才他只顧打量白平了 並未留神姜玉龍 如今一看姜玉龍這副品貌 更白平恰恰是一對兒 誰見過衛玠潘安哪 這兩個簡直就是上方的左金童 連聲的問 這位貴姓呢 白平看他那神情 遂笑道 他姓姜名叫玉龍 別號人稱銀鏢小太歲 鮑三娘一聽姜玉龍三字 覺得很熟 好像是八義一塊兒的 遂道 哦 你們是八義一塊兒的呀 白平點頭道 不錯 你算猜着了 鮑三娘道 這末說你們的來意是爲七寶珠破聚寶樓來了 白平搖頭道 不是 我們要破聚寶樓就到聚寶樓去得了 幹麼到你這兒來 鮑三娘道 是呀 你們到白呢 我這來幹麼平道 找你 鮑三娘跟着就問 找我幹什麼 白平笑道 找你借點兒東西 鮑三娘眼珠兒一轉道 借什麼你說 白平搖頭道 我先不說 我得先問問你肯不肯借 你要是肯借 我再張口 鮑三娘道 行 沒有不肯的 你就說吧 白平一笑 不慌不忙的說道 我要借你的腦袋 你肯借給我嗎 鮑三娘一聽 哦 這是成心拿我取樂 不覺眼珠兒一轉 遂道行 可是你得說說 借我腦袋有什麼用 白平萬沒想到

他會反問這末一句 一時張口結舌 啊 有用 鮑三娘道 有什麼用 白平道 配藥 鮑三娘道 什麼藥必須我腦袋去配 白平的 毒藥 鮑三娘道 怎麼我腦袋就會配毒藥呢 白平道 因為你有毒嗎 鮑三娘道 胡說 我有什麼毒 白平笑道 你的毒大了 你可知俗語有句話 黃蜂尾上針 仙鶴頂上紅 二般皆是毒 未過淫婦心 你想想你這個毒小嗎 鮑三娘怒道 你才是淫婦呢 我知道你小猴兒崽子要找死 你就拿命來吧 說着縱步向前 左手一撓 右手掌照定白平的面門便擊 白平見掌到 微往旁邊一閃 回手要捋他的腕子 鮑三娘却不怠慢 忙撒手出左掌裏藏花單撞掌 奔他的胸前 白平見來得疾 不及躲閃 忙用右肘往外一掩 却一甩手 擲掌打他的面門 鮑三娘忙往旁邊一閃 倆人滴溜一轉 再插招進勢打在一處 姜玉龍站在旁邊看看 只見鮑三娘身手矯捷 還真不含糊 竄前跳後 起伏翻騰 和白平攪作一團 打够二十多回合沒分勝負 鮑三娘一看白平的武術高強 要憑自己的氣力拿不了他 遂虛晃一招抹身縱出圈外 白平見他飛着好好的手 忽然縱出去 不知他有什麼鬼計 因喝道 淫婦勝負未分 你怎麼跑了 鮑三娘站住身兒衝着他一笑 叫道 白平 何消我動手 我在這裏一揚手 你就得躺下 白平一撇咀道 就憑你嗎 我就不信 你教我躺下一次試試不着 鮑三娘笑道 你敢過來嗎 白平道 過來就過來 說着飛身縱過來 鮑三娘不慌不忙 見他縱到 用手一摸腰間往外一抖 喝聲你給我躺

白平就見由他腰間抖出一物

白花花

的正不知是什麼東西。忽聞着有一股異香，襲入鼻孔，就覺着心中切迷，搵身要倒。鮑三娘嫂的一個箭步縱過來，把白平擒住，輕輕放倒在地下。隨又向姜玉龍道：「玉龍，你還教我費事嗎？」玉龍在一旁看的明白，見他把腰帶一抖，白平就躺下了。因不禁大驚，也不答話，回身把鋼刀掣出，飛身縱過來，劈頭便剝。姜玉龍的意思，恨不能一刀把他劈死。好救白平走。不料鮑三娘往旁一閃，用帶子照定他面門一抖，說聲你也給我躺下。姜玉龍聞着一股子香氣，心中一迷，也翻身要倒。鮑三娘向前把他捉住，住脇下一挾，隨來至白平近前，一手把白平提起來，挾着兩個人，繞向前邊來。到樓梯下可就累了。遂把倆人放下，喝叫春梅叫丫環在樓下小屋裏睡。一聽姨太太叫他，忙答應有什麼事。鮑三娘道：「你出來，春梅答應着，整着衣服出來，到近前一看，在樓梯上躺着兩個人，不由一吐。」遂問道：「這是誰？」鮑三娘道：「不用問，你挾一個上去。」春梅答應，見白平歲數小，遂把他挾過來，慢慢上樓。鮑三娘挾起姜玉龍，走上樓來，把倆人放在床上。春梅看了看他倆個，又望了望鮑三娘，不知是怎麼回事，又不敢問。鮑三娘把衣裳穿上，隨向丫環道：「你去找兩根繩兒來。」春梅答應，便下樓找了兩根藤繩來。鮑三娘看了一皺眉，罵道：「該死的東西，這未粗的繩子，找細的去。」春梅忙答應是。遂走下樓來，功夫不大，取出兩根絨繩來。鮑三娘親手把二人網上，腿底下也用繩兒絆住，扶他我坐起，隨由腰中取出解藥來，倒在他手上，照定他二人的鼻子裏一吹。白平就覺有一股涼氣襲入鼻孔，神智

漸漸清醒過來 睜眼一看 自己已被人網上 抬頭見玉龍坐在對面 也甦醒過來 一回頭見鮑三娘俏立床前 遂向他點點頭道 好有你的 可是我不甘心 我不佩服你 鮑三娘道 什麼道理呢 白平道 你用迷魂藥拿人還算趁耐 有本領要憑拳脚兵刃分個輸贏 鮑三娘道 分輸贏有什麼用 我也不用你佩服我 我就問你 你們到我兒這來 究竟是想作什麼 白平笑道 我們什麼也不想作 我們是俠義子弟 斬頭瀝血的英雄 決沒有苟且之心 到這兒來是爲了七寶珠 不過是誤走你這兒罷了 鮑三娘道 成心來也罷 誤走也罷 我且問你 現在你們被我拿住了 還有何話說 白平道 那有什麼說的 大丈夫禍到臨頭不得自由 殺剛存留 隨便你處治罷了 鮑三娘點點頭 隨道 既這末着 我問問你 你們是愿意死呀 是愿意活 白平道 愿意死怎麼說 愿意活怎麼講 鮑三娘道 要是愿意死 我把你們送到前邊兒去 任憑國舅爺處治 你們想想 于良恨你們入骨 落在他手裏 還想活嗎 白平道 當然是活不了 譬如說 要愿意活呢 鮑三娘道 要愿意活呀 你們須從我一件大事 只要應從了 聚寶樓旦夕可破 七寶珠不難到手 你們可肯應嗎 白平一聽 這倒真便宜 但不知是什麼事呢 鮑三娘道 什麼事呀 我乾脆說吧 我嫌馬鴉淨不作好事 打算離開他 打算跟你們成親 白平一皺眉道 你問他夫吧 鮑三娘遂笑向玉龍道 嘿 你怎麼樣 姜玉龍一皺眉 翻眼看了看他 遂道 你乾脆把我們送到前邊兒去吧 我愿意死 鮑三娘點點頭道 好漢子 可是你別忘

了。應允這件事。還有你莫大利益呢。你知道聚寶樓是誰擺的不知道。我要破聚寶樓是易如反掌。七寶珠垂手可得。你們也就省得難了。姜玉龍厲聲道。你就是當時把七寶珠

給我。我也不要你這個淫婦。不必費話。乾脆你就把我們送到前邊兒去吧。鮑三娘

道。唉。你這個人太死心。遂又向白平道。他不樂意你答應吧。白平道。那可不行

也得喝個交盃酒呀。鮑三娘道。喝酒行。喝多少都現成。隨回頭叫春梅

你給預備點酒菜去。春梅答應便走下樓去。鮑三娘遂對着白平坐下。笑說道。你

說實話。你是不是誠心來的。白平忽的一沉臉道。誰有這末大功夫。你是什麼東

西。鮑三娘一怔道。呦。這是什麼。那許這麼橫。白平道。這個還是好的。你是賊淫婦

我還要罵你呢。鮑三娘道。呦。這是怎麼着。你不是已經應允了嗎。白平一瞪眼道。誰應

啦。誰要你這個賊淫婦哇。鮑三娘眼珠兒一轉道。你不用來這套。有什麼話乾脆說吧。怎

麼應着應着又翻車了呢。白平道。我不知道。你心裏還不覺知嗎。鮑三娘道。我覺知什麼

白平道。你們家裏說親都網着說。我這渾身都木了。鮑三娘道。嘔。原來就爲的是這個

呀。我倒是早打算把你解開。可有一樣兒。我怕你口是心非。解開你就跑了。白平瞪了他

一眼道。那你就別解開啦。乾脆你把我送到前邊兒去吧。應親事啊你休想。鮑三娘指着

他道。衝着你說話這個翻車勁兒我不信任你了。這末辦吧。我解開你也行。你須賭個誓

白平道。你憑什麼教我賭誓。鮑三娘道。因爲我不信服你。你要一賭了誓。我就知是真心

了。白平道：這末道呀，我還不信服你啦。鮑三娘道：沒有這個事，我決不會。白平道：就憑你咀這末一說，誰能相信呢？鮑三娘道：我可以跟你賭誓。白平說道：你賭吧。鮑三娘道：我將來要是口不應心，教我不得好死。這行不行？白平道：不行。你得跪下這末說。皇天在上，弟子鮑三娘，如有三心二意，教我怎麼怎麼那才行了。鮑三娘一聽，遂道：這也現成，遂屈膝跪倒，兩眼望着屋頂，口中道：蒼天在上，弟子鮑三娘，倘有三心二意，教我不得好死，說罷，遂站起來問道：這還不行嗎？白平點頭道：行了。你解開我吧。鮑三娘道：你可賭誓啊。白平道：不是賭完了嗎？鮑三娘道：多怎賭了？白平道：不是你剛才跪在那兒賭的嗎？鮑三娘道：那是我賭的，你也得賭啊。白平道：我還賭。鮑三娘一皺眉道：這叫什麼話呢？你不賭，我怎麼相信呢？白平笑道：得啦。就這末馬馬虎虎的去吧。鮑三娘一瞪眼道：馬馬虎虎去不行，你必須得賭。你要不賭誓，我便認爲你是容心欺騙。白平傲然冷笑道：我欺騙你，你又能怎麼樣呢？鮑三娘道：我當然有法子，我也不往前邊兒送你們，就把你們禁在這屋裏，我們還怕你嗎？你隨便辦好了。鮑三娘聽了一皺眉，你這小子壞透了，我還不管理你了。姜玉龍你怎麼樣，應從不應從，只要你一搖頭，我用迷藥把你迷過去。姜玉龍一聽，這手兒可太損了。立時急的腦筋細起來。遲遲鈍鈍的道：我不能應。你還問白平吧。鮑三娘道：我不問他，他是小孩子，你就快說話吧。我限你頂春梅來了。如果沒有答覆，我就動起手來。說着由腰中把迷藥瓶子掏出來，倒在掌心裏面。

姜玉龍着急罵道：「太無恥了！」姜玉龍將要往下說話，就聽吱的福扇門兒一響，姜玉龍忙抬頭觀看，只見是春梅端着酒菜來了。鮑三娘一回頭笑道：「春梅可來了，你怎麼樣，我要吹迷藥了。」玉龍急道：「別吹別吹，我想想。」鮑三娘道：「你想吧，再跟你一些時候。」他走到近前，你要還沒有答覆，我就吹了。」說着，窩回頭叫：「春梅快來。」春梅答應便走過來。姜玉龍實在無法，又見白平直跟自己使眼色，只得嘆了一聲：「唉，算我應了。」可是我有一句話須講在頭裏。」我已經說妥了。」你將來能屈做二房嗎？」鮑三娘道：「行。」鮑三娘因又向玉龍道：「你快起誓吧。」酒菜都要涼了。」姜玉龍皺眉道：「我起什麼誓呢？」鮑三娘道：「你隨便。」反正是賭的越狠我越相信。」姜玉龍皺眉道：「我不會賭呢。」鮑三娘一沉臉道：「你也成心耗時候是怎麼着？」我可要吹了。」姜玉龍忙道：「別吹別吹，我賭。」蒼天在上，弟子姜玉龍，如若有三心二意，教他不得好死。」話未說完，鮑三娘早起來道：「蠢才蠢才，你是不會賭哇。」倒也罷了。」給你解開說着，遂給玉龍解了綁。」白平道：「把我也解開吧。」鮑三娘道：「不能解開你，你太可惡。」白平央道：「我不可惡了。」好嫂子，解開我吧。」你是嫂子啦。」鮑三娘道解開你也行，你可不許動地方。」白平道：「不動不動，我就在這兒坐着。」沒有嫂子的話，我決不敢動彈。」鮑三娘點頭笑道：「那行了。」你再叫我三聲嫂子。」白平一皺眉道：「好難哪。」嫂子。」鮑三娘笑道：「哎，白平又叫。」鮑三娘都答應了。」這才把他的綁繩兒也解開。」姜玉龍一見，遂向白平一使眼色，白平會意，點了點頭。」鮑三娘解開了他，回頭要跟丫環說話。」白

平就這機會嗖的縱下床來。鮑三娘一回頭道：「呀！你作什麼？」白平衝他拱了拱手笑道：「對不住，咱們再會吧。」說罷轉身便跑。鮑三娘忙回頭再看姜玉龍，早一個箭步縱上後窗，因不怠慢，遂飛身追過來。口中說：「你也跑，難道你不怕應誓嗎？」一壁說一壁把迷魂帶解下來。照定姜玉龍一抖，姜玉龍才要往窗外縱，便聞着有一股香氣，自知不妙，並沒敢往外縱，覺得心中一迷，從後窗倒下來。白平一看姜玉龍又被迷住了，遂站住道：「好笨，怎麼又教他治住了？」鮑三娘却不少停，抹身便奔了他來。白平擺擺手道：「你不用急，也不必料那帶子，我不跑了，來來你還把我捆上吧。」鮑三娘一見，因笑道：「諒你也跑不了，說着把迷魂帶往肩上一搭，走近床前，把繩子拿起來，問道：「你過來。」白平真個走過來，臉兒衝外一站，兩隻胳膊往後一措，教他來捆。鮑三娘冷笑了一聲道：「你倒是知趣的，說着伸手要捆，焉想到白平是計，繩兒一挨胳膊，遂猛的往後一退步。鮑三娘未防，被他撞了。鮑三娘呦了一聲，連連住後倒退。白平那敢怠慢，忙跟步向前伸手抓住迷魂帶，胳膊衝衝他的胸前。鮑三娘本來正站立不穩，又被他一推，呀了一聲，翻身栽倒，伸手把帶子抓住。白平用力跟他奪，鮑三娘抖手，他的臉上一摔。白平自知不好，閃身要躲，誰知已是不及，就聞着有一股香氣，襲入鼻孔，心中一迷，翻身栽倒在地。鮑三娘站起來，衝着白平一咬牙道：「好壞的孩子，幾幾乎受了他的制。」春梅把他們送到床上去坐。鮑三娘却去梳粧台前要理頭髮，忽聽樓下有人叫：「九太太九太太。」國舅爺來了。鮑三娘大驚，忙向春梅擺手道：

住手住手 說着來至門前 順門縫往外看 見是國舅的小厮龍兒 遂忙走過來道 你快去迎接國舅爺 因一按床欄 就聽吱嘍嘍一聲 床底下現出一個地窖 忙把他二人推下地窖裏 一按機關 把地窖掩上 繩子扔在床下 自己往床上一躺 裝做睡覺的樣子 就聽樓下春梅喊道 國舅爺怎麼這個時候窩還沒睡 國舅答道 不是前邊兒鬧賊了嗎 九太太睡了嗎 春梅道 睡是睡了 因今天的晚飯沒吃好剛又醒了 想酒吃 我給做了點兒酒菜來 他又睡着了 我也沒敢驚動 鮑三娘聽到這裏 抬頭一看 見桌上放着酒菜 忽然想起是三對盃箸 忙又跳到地下 拿了兩付也扔在床底下 隨又躺在床上 就聽國舅說 你去把他叫醒了 就說我來了 春梅答應是 便走上樓來 低聲問道 怎麼辦 鮑三娘拍着他的肩頭道 好丫頭 你真聰明 你就叫吧 春梅點頭 叫道 九太太 九太太 醒醒吧 國舅爺來了 鮑三娘故意哼了一聲問道 怎麼啦 春梅道 國舅爺來了 鮑三娘道 國舅爺來了 今天不是上七姨太太那去嗎 他到我這來作什麼 春梅道 國舅爺說前邊鬧賊了 鮑三娘道 鬧賊碍着我什麼事 他在那兒啦 春梅道 在樓下了 鮑三娘道 你去告訴他去 就說天不早了 我已經睡啦 教他趕緊到七姨太太那院去吧 春梅答應 便轉身走下樓來 國舅在樓下 已隱隱聽得他說話了 遂問道 怎麼樣 他說什麼了 春梅道 九太太說 天不早了 九太太已經睡啦 請您趕緊到七姨太太那院去吧 國舅道 天還早着呢 九太太不是要喝酒嗎 我陪他喝兩盃再走 春梅道 不行 九太太睡啦 國舅道 你

不剛說他要喝酒嗎 好了頭 你說一聲兒去 我見見他就走 春梅道 不一定行 我給您說說去吧 行了您別喜歡 不行您也別惱 國舅道 好好 你給說去吧 春梅便回身上樓來 叫道 九太太國舅爺說了 陪您喝幾盃就走 九太太道 這都到了什麼時候了 還在外邊兒轉悠麼 教他上七太太那兒喝去吧 春梅答應出來 扶着樓欄向下說道 國舅爺九太太說的 請您到七太太那兒喝去 國舅道 別管到那兒喝去 我既來一踫 無論如何也得教我見見他呀 春梅一聽 遂轉身進屋來 叫道九太太 國舅爺說 見見您就走 鮑三娘一皺眉道 喝 好麻煩 教他上來吧 春梅答應 遂出來喊道 國舅爺 請您來兒吧 馬鵬大喜 命從人在樓下等着 遂上得樓來 進屋一看 鮑三娘在床上躺着 上臉衝裏 蓋着一床薄被 一榻橫陳 顯得非常秀媚 遂叫道 太太 你還沒睡嗎 鮑三娘也不理他 馬鵬走過來 坐在床沿上 探身看他閉着眼睛 因笑道 你不是要喝酒嗎 起來起來 我陪你喝兩盃 鮑三娘一睜眼 翻臉看了看他 遂說道 這個時候你還到這兒來幹麼 馬鵬陪笑道 我來報告你點兒事 八義今天破聚寶樓來了 鮑三娘道 嘔 拿住他們了嗎 馬鵬道 沒有 死了倆 鮑三娘道 死的是誰 馬鵬道 不認識 是兩個小孩兒 鮑三娘道 八義呢都走了嗎 馬鵬道走了 他們來的人還不少 你這兒沒見人嗎 鮑三娘道 沒有 馬鵬道 我怕他們來你這兒攪鬧 所以來看你 鮑三娘道 謝謝您掛念 現在天不早了 請您趕緊去安歇吧 馬鵬陪笑道 你也太狠了 人家大遠的來了 你不說起來

陪我喝會兒酒 連頭兒都不回 見面兒就趕人家 你知道人家心裏多難過哪 鮑三娘一聽 遂翻身坐起來道 國舅爺 並不是得不招待您 是我不敢壞了規矩 因為您一到我這屋裏 害的別人等着 我心裏實不落忍 好國舅爺 您快走吧 馬鵬一聽他這種說話 往床欄上一伏道 我走我走 我歇一會兒就走 你把酒給我一盃喝行嗎 鮑三娘一聽 遂叫春梅給他斟酒 春梅答應便斟了一盃酒雙手捧過來 國舅伸手接過一飲而盡 隨道好酒 再來一盃 春梅只得又給他斟一盃 馬鵬喝了還要 鮑三娘叫道 春梅你把壺給他 你自己斟着喝吧 喝完了就走 因向春梅使了個眼色 春梅會意 便把壺遞過來 隨轉身出去 馬鵬自斟自飲 却是不點兒不點兒的喝 也不言語 只望着鮑三娘 鮑三娘却沉着臉兒不作聲 馬鵬笑道 我跟你商量點兒事 鮑三娘道 什麼事你說吧 馬鵬道 倒換倒換行不行 鮑三娘一皺眉道 怎麼換 鮑三娘搖頭道 規矩是我立的 無論如何 也不能打我這兒壞了規矩 馬鵬笑道 也不算壞了規矩 咱就這一次 下不爲例 鮑三娘搖頭道 不行 一回是百回 一經破例 就不能服人了 天不早了 你快喝快走吧 馬鵬倒吸了一口涼氣道 馬鵬笑道 你先別着急 咱現在喝盃交盃酒 你別淨看我喝 你先來這盃 說着便遞過來 鮑三娘一聽 便就他手內一飲而盡 馬鵬道 哎 你別都喝了哇 交盃酒麼 你得留半盃我喝呀 重來吧 說着又斟一杯遞過來 鮑三娘一皺眉道 麻煩 遂低頭喝了半杯 馬鵬慢慢的把剩下的半杯酒喝了 鮑三娘點點頭道 好 你走吧 馬鵬

笑道 別忙啊 你不說教我喝完了這壺酒嗎 這還有好些呢 來來來 咱再來個交杯 說着又遞過來 鮑三娘無奈 只得又喝了 兩人正在麻煩看 春梅進來道 回稟國舅爺 七太太派人請您來了 馬鵬一皺眉隨道 請我幹麼 真討厭 你去告訴他 就提我不去了 今天在前邊兒睡啦 鮑三娘道 你敢 今天你要不去 從今後你不用打算往這兒來 春梅是誰來的 春梅道 是劉媽 鮑三娘道 你教他上來 春梅答應 遂把劉媽媽叫上來 給國舅爺行禮 鮑三娘道 劉媽媽你把國舅爺扶走吧 馬鵬把酒壺往地下一擡道 你們太沒羞 幹麼你們請呀請的 鮑三娘一見他如此 因冷叫道 對了 本來我們就都沒羞嗎 馬鵬道 你別多心 我不是說你 鮑三娘說道 我知道你不是說我 不說我還不樂意了 要說呀 哼哼 你及早給我走 你不走我可走了 馬鵬說道 走走走 你別着急 這不走嗎 說着遂站起來 劉媽摻扶着往外走 鮑三娘跳下床來在後相送 送到樓下 又囑咐一句道 你還得別跟我七姐嘔氣 明日我問他 馬鵬道 不敢不敢 你請回吧 說着便扶着劉媽率同衆人去了 鮑三娘望着春梅彼此一笑 遂轉身上樓來 鮑三娘笑道 劉媽是你找來的嗎 怎麼這樣快 春梅笑道 不是我找來的也算我找來的 您使眼色不是教我找去嗎 我就去了 走在半道上碰見他啦 他正由前邊兒來 是奉了七太太之命 到前邊探消息的 我就把他叫到這裏來 鮑三娘道 好了頭 你真聰明 明天我定重重賞你 來 幫着我 我把他們帶出來 春梅答應 便走過來 鮑三娘把機關擰開 春梅伏身進去 把他二人提

上來 鮑三娘把二人放在床上 春梅便提酒壺下去 鮑三娘把他們捆上 打開箱子取出自己的迷性散來 春梅把酒灌來 遂把藥下在酒裏 擱在一旁發好 然後才取出解藥 每人給他們聞上點兒 功夫不大 倆人惡狠狠的打了幾個嚏噴 先後醒來 睜眼一看 又被人家捆上了 鮑三娘道 怎麼樣你們還跑嗎 白平道 不跑了 鮑三娘道 爲什麼不跑呢 白平道 廢話 要跑的了不就早跑了嗎 鮑三娘道 你這小鬼 我可知道你了 險些沒受你的害 你這輩子就不用打算跑了 我就這樣捆着你 白平道 我沒關係 我大哥呢 鮑三娘道他呀 更得捆着啦 賭了誓都不算數 說話不更如同放氣了嗎 姜玉龍 你才放氣了 我姜玉龍乃是堂堂的英雄 豈能要你這淫婦 你及早死了心把我們處死吧 鮑三娘道 處死 嘿你想的可倒不錯呀 處死豈不便宜了你 姜玉龍道 唉 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 反正我是有死而已 鮑三娘道 不用你現在這麼硬 姜玉龍哼了一聲 鮑三娘道 哼什麼 你不用不相信 咱們走着看 現在你最好答應了 省得將來提起栽勛斗 姜玉龍一低頭不愿再答理他 鮑三娘一笑 遂問白平道 兄弟你渴嗎 白平道 渴 渴極啦 嫂々賞我點兒水喝吧 鮑三娘點頭笑道 可以 春梅你給倒杯茶來 春梅道 茶沒有了 白水也涼咧 請這位爺喝點酒不好嗎 酒不只於解渴 還解餓呢 鮑三娘點頭道 對了 你喝酒嗎 白平道行 酒更好了 你快斟來吧 一語未了 春梅早斟過一杯酒來 鮑三娘道 給我 說着把酒接過 湊近白平面前 把酒直遞到唇邊喝下這杯酒就不渴了 白平一張

咀 他就要往下灌 又看他副神氣 不由心中一動 遂往後一躲 皺了皺眉道 不行 這
個酒太辣 我不喝了 你還是給我點兒水喝吧 鮑三娘道 半夜三更的 那找水去 你快
喝吧 白平閉着咀連連搖頭道 我不喝 鮑三娘瞪了他一眼道 德行 剛要喝 這又不喝
了 他不喝 玉龍你喝 姜玉龍道 我不喝 留着自己喝吧 鮑三娘道 不喝拉倒 都
不喝我喝 說着一楊脖兒一飲而盡 隨啞了啞咀道 嘿 這個酒真好 春梅再給我來一杯
春梅答應 便提了壺過來 又給斟了一杯 鮑三娘遂衝着白平一舉道 又一杯 你喝不
喝 快說話 白平搖頭道不喝 鮑三娘便一揚脖兒 往外一獻杯口 說了聲乾 再來一杯
春梅又給斟上 鮑三娘衝着姜玉龍道 這盃讓你 喝不喝 姜玉龍搖頭 鮑三娘道 看
着我喝 說着又一飲而盡 遂又斟了一盃 望了望白平笑道 喝一盃吧 說着遂遞過來
白平心想 他自己既喝了三盃 量不致有什麼毛病 自己本來渴得很 不如喝他
一盃潤潤喉龍吧 來來 我擾你一盃吧 說着往前一俯身 鮑三娘順手一倒
盃到唇乾 鮑三娘一笑 衝着春梅一點手的 再來一盃 春梅便忙給斟上 鮑
三娘又衝着玉龍一舉道 你怎癢樣 喝不喝 玉龍仍是搖頭不作聲 鮑三娘點點頭道 好
固執的人 白平你再來一盃 白平道 行 說着又一飲而盡 原來這種迷性散 專迷亂人
的性情 無論是多麼剛強的英雄 只要把這種酒喝下去 最能亂性 不可遏止 鮑三娘配
這種東西 就是給自己預備着的 今天他見白平先要喝 後來又不喝了 料必是疑心酒裏

有毛病 好在這種酒自己也正需要喝 便先喝了三盃 故意給他們看 白平一時失算 以爲他既喝了 自己也不妨喝兩盃 那裏想到是上了大當 鮑三娘一見他喝了酒 心中大喜 自己這三盃酒的藥性也行動開了 便覺得心裏一陣燥熱 姜玉龍一怔 心說這是怎麼回事 不覺心中大怒 又一想他不能轉變的這樣快 哦 別是酒裏有毛病吧 對了一定酒裏有毛病 好險哪 我虧了沒喝 可是我怎麼救他呢 想着 心裏真是萬分的着急 實在無法 只得高聲喊道 白平白平 你要犯戒規 不要忘了咱門戶中的戒淫花 正在這時 忽聽樓下有人喊道 樓上是什麼人喊 九太太在樓上了嗎 春梅聽了 吃了一驚忙捂姜玉龍的咀不教他嚷 誰知姜玉龍聽來了人 更是拚命狂呼 樓下那人一聽喊的厲害 便不顧一切騰騰騰的跑上來 春梅急的是手足失措 大聲喊說 九太太他上來了 鮑三娘雖然心性迷亂 可是他也駭怕 正要命春梅下樓去看是誰 就聽吱的門扇門兒一響 那人已經進來 鮑三娘回頭一看 見是國舅的管家馬祿兒 一看九太太屋裏忽然跑出兩個小子來 不覺怔了 原來這馬祿兒 年歲並不大 善於逢迎 國舅最寵信他不過 時刻不能離他 說來這小子也真有這份能耐 小咀會哄人 今天他隨着國舅由打這兒够奔七太太的屋裏 淨等國舅傳話教他走 誰知國舅被鮑三娘拒絕了 心裏很高興 七太太他是最機靈不過的人 問知原故 便出主意 命人把鮑三娘請到這裏來大家飲酒 却又恐怕鮑三娘不來 便心生一計 把馬祿叫進來 命他趕緊去請九太太到這兒來 就提我一到這兒 忽然摔了個交死過

去了，教他趕緊來。馬祿兒答應，便匆匆的來到小花園，遠遠一看，樓上的燈還點的很亮，來至樓下，將要招呼，却忽聽有男子的聲音拚命狂呼。馬祿兒一驚，心說：國舅不在這裏，那裏來的外人？想着便問樓上是什麼人喊。隨騰騰的跑進來，一看還不是一個一對少年，可是有個捆着的。問道：九太太這二位是誰？鮑三娘一看是他，不由心中有氣，因向春梅使了個眼色。春梅會意，便忙跑出去。鮑三娘却沉沉着臉道：是誰你管的着嗎？你晝夜之間跑到我房裏幹麼來了？馬祿道：奉了七太太之命來請九太太到那院去。鮑三娘道：到那院幹什麼？馬祿道：因為國舅爺也不是怎麼回事，一進七姨太太的門兒，便一交摔死了，所以七姨太太命我誰您來。鮑三娘說道：胡說八道，國舅爺剛從這裏走，不是好好的嗎？怎麼會摔死呢？分明是你這東西沒安好心。馬祿兒說道：您不信可以去看看，這種事還有殺瞎話的嗎？我請問九太太，這二位到底是誰？我告訴國舅去，說着轉身要走。鮑三娘喊道：回來。馬祿遂站住道：怎麼樣？鮑三娘將要說話，忽見春梅進來，搖了搖頭，這心方才放下。因冷笑了一聲道：你不用告訴國舅去，告訴他也未必肯信。馬祿說着話，遂邁步走過來。鮑三娘讓他坐下，笑問國舅到底是怎麼回事。馬祿兒道：麼事也沒，不過想把您騙到七太太那裏，共同飲酒去。鮑三娘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你打算久遠嗎？馬祿兒笑道：您說的是什麼話？只要不壓煩，談不到打算不打算。鮑三娘點點頭道：好極了，你看見他們了嗎？我這個人有個毛病，我都要把他捆上，然後才能飲晏呢。你能教我捆嗎？馬祿聽了，微一遲疑。

鮑三娘遂道：「要是不教我捆，那我不敢高攀了。」馬祿兒一聽，遂道：「行行，既是他們這樣，我也遵命就是了。」鮑三娘點頭笑道：「這才是好人。」春梅你把他捆上。春梅答應取過繩來，倒了霉的馬祿兒，他也不看看人家是怎麼回事兒，真就信了鮑三娘的話，束手就縛。這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雖然春梅用盡平生之力使勁勒，但他並不覺疼，只望着鮑三娘。鮑三娘取出兩塊絹子來，猛的一把，把姜玉龍下巴托住，把口給塞了。遂向馬祿兒道：「你看見了沒有，也得給你塞上。」張姐道：「馬祿兒道：『您可慢慢兒的，別回頭喘不出氣兒來。』」鮑三娘微笑點頭道：「當然了，你張大點兒。」馬祿兒把咀張開，鮑三娘用力把他的咀塞嚴，冷笑一聲道：「馬祿兒你休怨我意狠心毒，這也是你自來找死。」春梅啊，把他挾着扔到後邊井裏去。春梅答應，便來挾他。馬祿兒一聽要把他扔到井裏去，方知是上了他的當，再想喊不出來了，只墜着身子不走。春梅力薄，還挾不起他來。鮑三娘一見，遂道：「我來吧，你看他們可不許胡鬧哇。」春梅道：「您把他捆上好不好呢？」鮑三娘點頭，因笑向白平道：「兄弟，你受點兒屈吧，我一回兒就來。」說着遂把他捆上，然後挾了馬祿兒下樓來。到後園井旁，往下一扔，撲通落在水裏，可憐馬祿兒，就這末糊裏糊塗的，够奔水晶宮去了。鮑三娘衝着下面咬牙說道：「你也妄想攀高，今天教你知道奶奶的厲害。」說罷，因恐樓上有失，急忙走回來，將一上樓梯，忽聽樓上有人說話，好像是七太太那院的劉媽，不禁吃了一驚，因輕輕走上樓來，伏在門扇上，舐破窗紙往裡一看，只見正是劉媽坐在椅子上，春梅在床上坐着。

陪他說話 却不見了姜玉擺和白平的踪跡 看春梅那種安閑的樣兒 不像出了意外 便料定必是把他們藏起來了 方才放心 因抹身下了幾層樓梯 轉身又往上走 春梅在屋裡一聽樓梯響 遂道 九太太來了 鮑三娘遂推門進來 春梅一見 忙跑過來問 太太您的肚子還疼嗎 鮑三娘會意 因皺皺眉道 還疼 可是比方才好多了 劉媽迎過來笑道 國舅爺命我請您來了 想不到您又欠安啦 鮑三娘搖頭道 我不要緊 不過是點寒氣兒 說着扶着春梅過來 往床上一躺 懶洋洋的道 國舅爺找我什麼事 劉媽道 國舅爺也不舒服了 不是方從這裏走嗎 到七太太那院兒 一進門兒 不知怎的 忽然摔倒了 當時閉過氣去 把七太太吓的了不得 當時命馬祿兒請您來 您沒見着嗎 春梅答道 太太您聽 這不奇怪嗎 方才我納了半天悶 他說馬祿兒來了 咱怎麼沒見呢 鮑三娘聽了 却不答他 因問劉媽道 他多怎來的 劉媽道 他來了半天了 要不國舅不放心又教我來嗎 鮑三娘道 你不說國舅閉過氣去了嗎 怎麼又命你上我這來呢 劉媽笑道 這是後來緩過來了 七太太教馬祿誰您來之後 大家便慫恿他 又把暑藥給國舅吃 國舅就緩過來了 問他怎麼回事 他說是心裏悶的慌 聽說請您來了 他很喜歡 因嫌馬祿兒回去的慢了 所以又教我請您來了 想不到您却又欠安了 鮑三娘故意裝作有聲無力的說 唉 怎麼這樣巧 要病病一對兒 我倒是由白天就覺得肚子疼 夜裏睡着的又給疼醒了 想喝杯酒 酒也沒喝好 出一遍恭還是不成 現在疼的渾身一點勁兒也沒有了 既是國舅中了暑 我

只得勉強去看一看他去。春梅道：「您去行嗎？」既是渾身沒勁兒，我看還是少走動好。國舅也不敢怪罪的。鮑三娘一聽，遂問劉媽：「國舅到底要緊不要緊呢？」劉媽道：「現在倒是不要緊，已經好了。」就是心裏悶煩，你考既是動不得，我給你老回覆一聲兒就是了。鮑三娘聽了，遂點點頭道：「既如此，你受點兒累吧。天快亮了，這陣兒外邊兒很涼，我也真不敢出去。」你告訴國舅，回頭出了太陽，我一定去看他。劉媽道：「好吧好吧，你老不用什麼。」鮑三娘道：「不用，你多受累吧。」劉媽答應，遂告辭回去。鮑三娘坐起來問春梅道：「你把他們藏那兒啦？」春梅道：「藏床底下啦。」你老走了不大工夫他就來了，在樓下叫你老，我教他等一會兒，忙把他二人藏起來才教他上樓來。他一見您沒在，問我上那兒去了，我說您鬧肚子疼上茅廁去啦，他要找您去，我告訴不要去。九太太上茅廁向來不藥意帶人，等一會兒就來了。鮑三娘聽了點頭御笑道：「好丫頭，你真是我的知心如意的。」將來我一定給你找好人家，你快把他們吊出來。春梅搖搖頭道：「我想別出來啦，怎麼說呢？」國舅的脾氣您還不知道嗎？他人在七太太那裏，劉太回去一說您病了，他一定借看探病爲由，到這兒看您來。七太太那兒離着咱這兒又近，回頭剛把他們吊出來，國舅來了，豈不麻煩嗎？我想不如等一會兒，頂天亮國舅不來，您再把他們傾出來問問。鮑三娘一皺眉道：「那樣藥力豈不就過了嗎？」春梅道：「過了要緊緊，咱不有的藥嗎？」鮑三娘道：「嘻，恐怕他不肯喝了。」春梅笑道：「籠中之鳥，網中之魚，我有辦法，不怕他們不喝。」鮑三娘只得點點頭，却唉了一聲道：

太不自由了 照這樣我不久要離開這裏 春梅笑道 離開這裏 等把他們降服之後咱一塊兒走 鮑三娘點頭 春梅遂扶他躺下 把挾被給蓋上 自己却跑到門扇望外看着 功夫不大 天就亮了 就見國舅帶着七姨太太 以及男女僕從够奔這兒來 遂抹身跑過來道 如何 我說麼了 國舅來了不是 鮑三娘道 光他一個人嗎 有別人沒有 春梅道 還有七姨太太跟從人們 說着拉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床前 拿起蒼蠅甩子來 裝做給他趕蚊子的模樣 就聽劉媽媽樓下叫 春梅姑娘 九太太睡了嗎 國舅爺來了 春梅一聽 便把蠅甩子扔下 起身跑出來 衝劉媽媽擺手兒 遂輕輕走下來 給國舅和七太太行禮 國舅忙問 九太太現在好點兒嗎 春梅道 大約好點兒 剛忍住了 我想不要驚動他 您沉一會兒來好嗎 國舅道 不 我得看看他 不把他驚醒就是了 春梅點頭道 您可輕些兒呀 國舅點頭 因命男女僕從在樓下等着 他只帶了七太太跟隨春梅走上樓來 一進門兒春梅便低聲道 你看 這是剛睡着 據我看 這點兒病不輕哩 馬雕點點頭 便輕輕的走近床前 探身一看 只見鮑三娘皺着眉 二目緊閉 果已睡着了 遂回頭向七太太擺擺手 命他坐在一旁 自己就坐在椅子上 平聲靜氣的等着 鮑三娘本打算把他蹲走就完了 誰知半天的功夫也不見他們動 料想他們不等自己醒了是絕對不走的 便動了動 從鼻孔裏哼了一聲 春梅便站在一旁叫 九太太九太太 國舅爺來了 七太太也來看你了 鮑三娘回頭看了看國舅隨又把眼閉上 口中說 七姐在那兒了 七姨太太一聽

便忙走過來道：「我在這兒了。」九妹你現在好些嗎？鮑三娘又睜開眼衝他點頭笑道：「好了。」勞您牽掛，叫您受累來看我。馬雕道：「怎麼回事？是着點涼吧？」趕緊叫他們找醫生來看看。鮑三娘忙擺手道：「不用看，現在已經好了。」就是覺着身子乏。我聽說你不是中了暑了嗎？不說在七姐那兒養養，老早的趕來作什麼？這時候天很涼，再要凍着呢。馬雕道：「我不要緊，我想還是找醫生來看看好。」鮑三娘皺眉搖搖頭道：「我不看，我不愿意吃藥。本來這也不算病，靜靜的保養兩天就好了。」馬雕道：「那爲什麼呢？」俗語說的好：「養病如養虎，虎大要傷人。」還是看看好。鮑三娘皺眉道：「不，我偏不看。你別管我。」馬雕忙道：「不看就不看，你別着急呀。」鮑三娘道：「現在我倦乏的很，你去吧。」我要好好的睡一下。馬雕道：「你睡你的吧。」我在這兒看着你。鮑三娘道：「你在這兒看着，我焉能睡的着呢？既是你們不肯走，我少不得要坐起來陪你。」說着便叫春梅扶我起來。國舅一見，忙把他按住道：「你別動，我們走好了。」鮑三娘道：「好，你先到前邊兒看看去。」等我睡一會兒再來。馬雕點頭，遂站起來向七姨太太道：「咱們走吧。」七姨太太答應道：「九妹，好好養着，千萬不要着急啊。」鮑三娘道：「謝謝七姐，教你受累，恕我不送了。」七姨太太道：「不客氣，不客氣。」說着隨同馬雕出來。七姨太太的意思，還要請國舅到他院裏去。馬雕見鮑三娘一病，心裡早慌了，那裏還有心跟他去。因說有事，遂够奔前邊而來。當下把鮑無極叫來，告訴他你妹妹病了，鬧肚子疼，他在家裏可有這個病根嗎？鮑無極皺眉道：「沒有哇，也許是沾。」

涼了 馬驪道 別管怎麼着 你陪着醫生進去看看去 我教他着他不看 你陪着醫生去 他許不至拒絕 鮑無極忙答應 當時把醫生叫來 鮑無極陪着到後邊花園 鮑三娘自園舊走了 自己長嘆了一口氣 唉 瞎鬧了一夜 這時還幹麼呢 春梅笑道 這時您很可以安安靜靜的睡一會兒 養足了精神 再說您把病的消息一傳出去 回頭保不定有人來看您 鬧的您心煩 乾脆睡覺吧 我在樓下一擋 免得他們來鬧您 鮑三娘一聽這話很對 遂點點頭道 你去吧 無論誰來了也不教他上來 是一律免見 春梅答應便退到樓下來 到自已屋裡 心想也要睡一會兒 就在這個時候 聽得外面有脚步聲響 忙起身順着門縫往外一看 見鮑是無極陪着先生來了 便開門出來 迎着鮑無極行禮 叫道 舊老爺你老好哇 春梅這廝給你老行禮了 鮑無極忙道 免禮免禮 你九太太現在好點兒啦嗎 春梅道 好點兒了 現在睡着啦 剛睡着 你老來的太不湊巧了 鮑無極微一沉吟 遂道 你上去給通稟一聲兒 就提我來看他 春梅笑道 不行 我們太太臨睡的時候吩咐了 無論誰也不見 說真的 昨天鬧了一夜 現在好容易睡着了 若再攪醒就不容易睡了 鮑無極道 我這不是陪着先生來的嗎 無論如何也得治病啊 春梅搖頭道 不行 我們太太說病已竟好了 不用吃藥啦 鮑無極道 我是奉國舅之命來看他的 你不給通稟 我回去怎麼交代 春梅道 這有什麼不好說的 你就提九太太睡着了 不教人驚動就行 鮑無極道 別人來了可以不見 我還不見嗎 春梅冷笑道 舊老爺 不怕

你老過意 別說是你老 就是國舅親身來了 也一樣不見 舅老爺請回吧 說着一轉身便進了屋子 鮑無極碰了這個釘子 不禁勃然大怒 有心要發作 因他是妹妹的心腹 恐妹妹惱了 以後就得不着好處了 真是敢怒而不敢言 站在那裡發怔 先生忙笑道 舅老爺既是九太太睡着了 倒不可驚動 咱們等一會兒再來吧 鮑無極無奈 只得點點頭 同着先生轉身而去 春梅站在屋裡看着 不由心中暗笑 却覺得睏乏得很 躺在床上升才要入夢鄉的當兒 就聽外邊兒有人叫春梅春梅 春梅忙答應 翻身下床 跑出來一看 見是大太太率同諸位姨太太 還有許多僕婦丫環 足有二三十位 因不由一皺眉 只得向前給諸位太太行禮 大太太叫道 春梅 九太太現在好點兒嗎 你給通稟一聲兒去 就提我們看他來了 春梅笑道 好點兒了 現在已經睡着了 最好不要驚動他 諸位太太論回吧 等他醒了我給說一聲就是了 大太太道 那還好嗎 既是他睡着了 我們在你屋裡等一會兒 等他醒了我們再上去 春梅無奈只得讓道 既這麼着 諸位太太裏邊請吧 衆人點頭 遂魚貫進來 按次歸坐 說了會子閑話兒 便教春梅上去看看醒沒醒 春梅答應上樓來 一看鮑三娘真睡了 不由點點頭 心說你睡了 我可受上罪啦 想着 遂又退下去 笑道 大太太 我們太太睡的正香哩 本來鬧了一夜 天亮了 那還不舒舒服服的睡 要看那意思過午也醒不了 大太太一聽遂道 既這樣我們回頭再來吧 春梅笑道 要依我說 諸位太太回頭也不必來了 又不是什麼大病 不過是沾點兒涼鬧肚子疼 好了就得了麼

回頭我給您說聲兒就是了 大太太這 那對嗎 春梅道 對 沒說的 九太太向來對於這層不大在乎的 大太太道 既這末着 就勞你美言吧 春梅笑道 您跟我客氣什麼 您再喝杯茶再走吧 大太太道 不喝了 說着遂同着衆人去了 春梅剛把他們應酬走了 國舅又來啦 非要上樓不可 春梅無奈 只得由他上來 馬雕見真睡了 便不敢驚動 遂坐在他身旁看着 春梅心裏這個急呀 因爲有他在這兒 自己得伺候着 又累又睏 心裏真賽火着 所好 功夫不大 前邊兒來人把他請走了 春梅才念了一聲佛 老天爺 千萬可別再來人了 誰知將要睡覺 又聽得樓上招呼 鮑三娘醒了 遂忙跑上樓來 伺候他梳頭洗臉 用過點心 春梅便往床上一坐道 哎呦 你老還有事沒有事 可把我給累死了 鮑三娘道 怎麼方才你沒歇一會嗎 春梅道 歇麼呀 我剛歇一會兒 舅老爺陪着先生來了 好容易把舅老爺應酬 走大太太帶着諸位太太來了 還在我屋裏等了半天 後來我看您真睡着了 告訴他們得過午醒哩 他們才去了 他們剛走國舅又來了 在樓上直坐了這末半天 好容易盼得前邊來人把他請走 要歇一會兒啦 接着您又醒了 由昨夜到今天簡直沒住脚 一個人有多大精神哪 鮑三娘笑道 哎呦 好妹妹 可把你累壞了 你就躺那兒歇一會吧 也不用下去了 春梅搖頭道 不行 下我得去 我在這兒睡不着 鮑三娘笑道 你別拘束 現在咱倆人就跟親姐妹一樣 無所謂主僕了 假比你累壞了 讀我來伺候伺候 你 春梅一聽 連連擺手道 哎呦 那我可不敢當 那還折受死我了 鮑三娘笑道 什麼

什麼 你當丫環的不敢教主人伺候 其實當比丫環高不了那兒去 你就老老實實的讓
我伺候你吧 說着 不容分說 拉過被來給他蓋上 春梅不及他力大 只得由他 鮑三娘笑道
你就放心吧 睡到黑都不要緊 只要悞不了差使就行 春梅答應了一聲 也真困了 才
一合眼便昏昏睡去 鮑三娘自己枯坐無味 想起玉龍來 便按機關 輕輕把床提起 探頭
一看 玉龍正瞪着眼望着他 因笑道 教他們一鬧 也都忘了 敢情你塞着口哩 教
你受這末半天的罪 這是怎麼說的 說着把他提出地窖 綳子掏出來 玉龍乾嘔
了半天 翻眼看了看他 遂道 你不必胡思亂想了 乾脆把我們殺了吧 我們是
決不會應從你 鮑三娘道 你愛從不從 放也絕不能夠 說着又把白平提上來
白平道 昨天你那酒裏下了東西了 我是上了你的當 你及早把我們殺了吧 鮑
三娘將要說話 忽聽下邊兒好像來了人 便又忙把二人藏起 機關按好了 跑到
門前一看 見是國舅來了 遂忙上床 把春梅往外推了推 自己躺裏邊兒 就聽
他在樓下叫春梅 春梅 遂問道 誰呀 馬鵬一聽是鮑三娘的聲音 遂答道 我 鮑
三娘道 國舅哇 你上來吧 馬鵬答應 遂跑上樓來 一見春梅在床上躺着 遂道 他在
這兒幹麼 你好了嗎 肚子還疼不疼 鮑三娘笑道 謝謝你掛念 已然好了 一些也不疼
了 國舅笑道 不疼好 鬧的很吓人哩 說着 遂拍着春梅的肩頭道 起起 下邊睡
去 鮑三娘忙攔住他道 你別叫他 他熬了一夜了 好容易教他睡着了 你一鬧他又不能

睡了 這孩子很不錯 熬病了也是我的麻煩 你就坐那兒把 國舅無奈 只得坐在椅子上

因問道 我問你點兒事 昨天馬祿兒來了沒有 鮑三娘說道 什麼時候 馬鵬說道 就

是夜裏 我因爲中了暑 教他來請你 來了就沒回去 直頂現在亦沒見面兒 這孩子也不

上那裏去了 鮑三娘搖搖頭道 沒見他呀 昨天不是劉媽來的嗎 國舅道 劉媽那是以後

了 馬祿兒先來的 鮑三娘連連搖頭道 沒見沒見 那孩子我看他不大誠實 不是有了別

的情由了吧 還得趕緊找找他 馬鵬的 找啦 都說沒見他 你說這不怪嗎 鮑三娘道

他許藏那兒了 再仔細找找哇 馬鵬搖頭道 他藏起來幹麼呢 方才我跟着良很研究了會

子 如果他頂黑了不來 一定是遭了八義的毒手 那就找他的尸首吧 可也出不了咱這宅

裏 鮑三娘點頭道 這話很對 何必頂黑了再找呢 現在找不好嗎 馬鵬點頭道 現在找

也行 待我去叫他們去 說着便出來 命僕從去把大管家叫來 吩咐他派人各處找馬祿兒

大管家帶領着人各處一找 當有大在井裏發現了 忙撈上來 已然絕了氣 却是捆縛着

即忙來報與國舅 馬鵬一聽 親自來看 見了馬祿兒這種情形 不用問 必是遭了八義

他們的毒手 心裏非常哀痛 便命大管家買棺木 把他厚葬了 自己却去找于良 商量給

馬祿兒報仇 鮑三娘聽得這種消息 心中暗笑 待春梅醒來 就把此事告訴他 春梅笑道

這是太太的妙計 人家八義才冤哩 說着遂去預備酒飯 伺候鮑三娘食畢 又把玉龍白

平提出來 教他們吃些東西 玉龍白平是受過害的 堅不肯吃 鮑三娘無奈 因怕來人看

見 只得把他們又放下去 和春梅商議 怎樣能使他們喝酒 春梅笑道 只好是勸 等勸好了 再給他們酒喝 他們拿酒一盞臉兒 就算應了 鮑三娘聽了這個主意 雖不以爲然 但却別無妙法 也只好如此 書要簡斷 趕到天黑用過晚飯之後 鮑三娘便命春梅預備好一桌菜 藥下好了 却深恐國舅撞來 因叫春梅到園門去探看 如果有人來 即刻報我知道 春梅答應領命去了 鮑三娘這才把玉龍白平提出來 對面坐在床上 把他二人捆在一邊 酒菜擺好了 居中坐定 說道 嘿 你們看 白平望了望玉龍 玉龍看了看白平 倆人誰也不答言 鮑三娘皺皺眉兒道 你們二人快答應吧 還要怎麼看 白平道 你不許乾脆把我們宰了嗎 鮑三娘道 你們也太無義了 白平聽了 眼珠兒一轉 遂道 你既這末說 我把我的心思告訴你吧 我並不是不應允 因為我們倆處在對敵地位 我們門戶之中 又有不許犯淫的戒條 所以我不敢後命 你若是一打算百年偕老 不是不行 你須應從我三件事 鮑三娘一聽 遂道 那三件事 白平道 頭一件 你須歸降我們 咱們或爲一家方好論談 鮑三娘點頭道 行 這是當然的了 你再說第二件 白平道 第二件 你得幫助我們破聚寶樓 把七寶珠盜出來 鮑三娘點頭道 行 我原說是幫你們的 你再說第三件 白平道 第三件 現在不能就成 你得跟我們走 待盜出七寶珠 諸事完畢之後 再請出三媒六證 這就算名正言順了 你以爲怎麼樣 鮑三娘聽了 微一沉吟 說道 前兩件我都可以應 第三件可得重研究研究 三媒六證當然也得找

不過這樁事最好是今天 你說你們門戶中不准犯淫 可是他們怎會知道我們的事 除了我們自己跟他們說 他們那方這末長的耳朵聽到這裏來呢 我想最好還是先成就 然後再進行條件 我也就放心了 白平搖頭道 不行 我決定是這樣辦 是這麼着 我就答應你 不按着這樣辦 就是至死不從 鮑三娘聽了 微一怔神 隨問玉龍道 你呢 玉龍道 你何必問我 鮑三娘搖頭道 我問你怎麼樣 玉龍道 我也按他那樣辦 事畢之後 你要愿意 我也不能說了不算 現在要打算那逼 我也是至死不
能屈服的 鮑三娘點點頭道 你二人既是都堅持這種辦法 我也不能相強 可是人心隔肚皮 作事兩不知 等事完之後 你們要搖頭不承認呢 到那時我怎麼辦呢 白平道 不能 頭上有青天 只要你真心對待我 我白平決不會作這喪天害理的事 鮑三娘道 你雖這末說 我沒鑽你心裏瞧去 白平一挺身道 我可以起誓 鮑三娘道 好 你起吧 白平便仰面向上道 蒼天在上 過往神靈聽真 鮑三娘若真應了我三件事 把事辦成之後 我若不認從他的事 教我不得善終 鮑三娘一聽 忙掩他的口道 你說的太重了 來來來 我給你解綁 說着 把他身上的綁繩兒解開 說着 把姜玉龍的綁繩兒也解開了 却一壁笑道 你們在這裏呆了一天一宿不難過嗎 白平一笑道 嘿 難過可有變法子 誰教我們被獲遭擒呢 現在我的渾身都木了 你快把底下解開我活動活動吧 鮑三娘笑道 唉 若不是你提起 我還真忘了 可有一樣 你們可不許走哇 一走可就應誓

我還有好些話要跟你們說 說着 把床桌兒搬開 一壁給他們解綁 一壁說 你們這三個條件中 不是有教我跟你們走的一條嗎 這國得改變改變 我不能走 我還在這裏臥底 好裏應外合 我跟你們一走 豈不變也辦不了嗎 你們回去 可是在這裏被擒一天一夜 他們難免要猜疑 縱使你跟他們說了實話 他們也不見得就信 這末辦 今天你們帶點兒東西走 他們一見了這種東西 就不致疑心有別的了 白平一聽 跟着就問 帶麼呢 鮑三娘道 你聽着呀 我一說準對你們心思 聚寶樓好破 所難的就是因為有這羣賊看着 內中惟有喪門劍邵清 更是絕大的障礙 因為他有那口劍 無論有多大能耐 近不得他的身 這個太不好辦 回頭你們等我一會兒 我去設法把喪門劍盜來 你們帶着走 就算去了一個絕大障礙 他們也就相信我是真心降你們了 白平聽了大善 遂道 這好極了 你若果然能把喪門劍盜出來 聚寶樓指日可破 我們的親事就指日可成了 鮑三娘笑道 這主意好不好 實話告訴你吧 現在我心裏比你還急 恨不能明天把樓破了才好呢 說着 已把綁繩兒解開 二人跳下地來 活動了活動 鮑三娘又把桌子放好了 因笑道 你們這一天一宿也沒吃也沒喝 到底餓不餓 渴不渴 白平道 誰說不餓 不過餓還可以忍受 就是這個渴太難過了 現在嗓子好像是冒烟兒 你聽不出來我說話都改了韻了嗎 鮑三娘笑道 那末我給你酒喝 你爲什麼不喝呢 白平搖頭道 你那酒我們不敢喝 你尋往裏下東西 昨天你那下上麼了 喝的我心裏怪不好的 鮑三娘笑道 什麼也沒下 白平

搖頭道：「不能够，你一定下東西了。」鮑三娘笑道：「你說下東西了，咱就算下東西了。我問你今天這個酒你敢喝不敢喝呢？」白平望了望桌上的酒菜，隨搖搖頭道：「我想還是不喝爲妙。」

保不定你又下了東西。」鮑三娘道：「不敢喝就算完了。你們只好還渴着。」白平道：

「你賞我們點兒茶喝總可以了。」鮑三娘道：「當然可以。不過我可不能先說給你喝。」

因爲我一說，你又疑心茶裏下東西了。」說着遂跳下地，摸了摸桌上的茶壺，遂道：「呦，

不大熱了。」隨回頭笑道：「涼點兒行不行？」白平道：「行行。」涼點兒也將就了。鮑三娘聽了，

要拿起來，却又搖搖頭，不行。太涼，你現在渴的正在有火，倘若涼茶一激，難免要生

病。還是湖點兒熱的去吧。」你們倆人等着我呀。」說着因往外走。白平道：「行行不要緊，你

拿來吧。」鮑三娘回頭笑道：「你行我不行，喝出病來也是我的心思。」說着，便下樓去了。姜

玉龍忙走至樓門前，見他走進樓下屋裏，遂回身向白平道：「趁這時候咱們走吧。」白平道：

「上那兒去？」玉龍道：「回去呀。」白平道：「回去這兒的事不辦啦。」玉龍道：「辦什麼？我恐他不

是真心。」白平道：「據我看，他未必是假意。」就拿現在說，他居然肯把咱解開，放心去湖水

，足證明他是以誠心對待我們。」咱們要一走，一來對不起他，二者喪門劍也弄不走了。」再

者說咱跟人家賭了誓，倘若負心，豈不要應誓嗎？」玉龍聽了，皺了皺眉，遂道：「你既這末

說，難道你真有意嗎？」白平嘆了一口氣道：「唉，事情這擠到兒，也就無法。」他若真能

裏應外合把七寶珠盜出來，救了金漢文全家，我們就犧牲一下。」姜玉龍聽了，皺眉不語。

却忽聽得樓梯嚮 知是他來了 便忙坐在一旁 見門兒一啓 鮑三娘提着壺進來 笑道

還真巧 水正開着 說着把茶碗刷了刷 斟了兩盃茶 端過來放在床桌上 白平一看 是

碧綠茶 便端起 要喝 玉龍兩眼望着他 心說 你倒是看看裏邊有麼沒有哇 想着 却

見他已喝下去 鮑三娘道 難得你也不怕熱 敢是人一渴 什麼也不顧了 玉龍你爲什

麼不喝呢 玉龍道 我嫌熱 我得晾晾 鮑三娘點點頭 拿壺又給白平斟了一盃道 喝

吧 好在開水有的是 喝完了咱再砌去 白平 氣兒喝了三盃 才一摩索胸口道 哎呢可

把我渴壞了 玉龍見他連喝三盃無事 心中一想 我也太小心了 茶裏是不能下藥的 我

何必自苦呢 想着便端起盃來慢慢吃着 白平把水喝衆了 肚裏咕嚕一嚮 又餓了 看了

看桌上的酒菜 真是垂涎欲滴 鮑三娘早看出他的意思 因笑道 你衆餓了就隨便吃些吧

白平點頭 便拿起筷子來吃 只不敢喝酒 鮑三娘見了他這種情形 遂上床來道 你

喝點兒酒吧 裏邊甚麼東西也沒攔 你打算還像昨天似的呢 白平道 不不 我不愛喝酒

鮑三娘一聽 望了望玉龍笑道 你更愛多心 我連菜也不敢讓你哩 你要想吃就隨便

不敢吃就別吃 玉龍笑道 謝謝你 不勞你相讓 我酒也喝 菜也吃 不過須沉一會兒

我得把水喝足了 鮑三娘點點頭道 你隨便吧 玉龍點頭 喝完了這盃茶 再

要斟第二盃時 忽見白平的光景有些不對 兀自服着鮑三娘 因暗道一聲不好 又

上了他的當了 遂忙把盃放下 霍的站起來 心想要走 回頭看了看鮑三娘 復又坐

下 鮑三娘故意道 咳 你們看什麼 心中却萬分喜悅 原來他那迷春散 被開水一沖 便呈綠色 像龍井似的 也沒有味兒 白平和玉龍因爲太渴了 一時未留意竟上了他的當 就在這個時候 猛聽得樓下有人喊嚷 可了不的了 着了火了 鮑三娘一驚 遂道 那兒 說着便跳下來 跑出屋外 往下一看 却見是樓下廚房 火焰已然由窗口噴出 因不禁大驚失色 忙順着樓梯跑下來 留神觀看 却見只是窗戶着了 便不怠慢 忙轉進屋中 縱上爐台 噹噹幾腳 把窗戶踹下來 火當時就滅了 看才看別處什麼也沒着 不由心中一還 這個火可怪 好像是人放的 方才是誰喊 不像春梅呀 不好 一定是他的羽黨來救 我中了他的調虎離山計了 想到這裏 那敢怠慢 忙順着樓梯跑上來 進門一看 只見玉龍白平尙在床上坐着 地下可站着 個孩兒 手裏端着一盆水 聽着後面脚步一響 回頭見鮑三娘上來了 不禁喊道 喲 忙把盆裏的涼水嘩嘩照定玉龍白平的臉上一潑 隨把盆一扔回身把兵刃掣出來 鮑三娘一見 這可是功敗垂成 不由咬牙切齒 忿恨難當 因喝道 孺子你敢壞你奶奶的事 我今天要你的命 看官 你這那小孩兒是誰 敢情不是別個 就是猴子阮英 原來阮英他早就到了 見他們說話兒 還未能聽清他們說的是麼 就聽白平玉龍賭誓 鮑三娘竟自把他二人解開了 阮英納悶 後來見白平要喝水 鮑三娘下樓給他們沏去水 聽他二人在屋中啾咕那幾句話 才明白鮑三娘要嫁他 他以盜七寶珠爲條件 如果能把事辦成了 他就娶他 暗道 這

個小白兒良心還不錯 不過恐怕沒有這個事 鮑三娘乃是天生下賤 他又焉能成的了正果

這個地方白平可以說是短練 正在想着 聽得樓梯響 鮑三娘回來了 阮英忙伏

身藏躲 待他進去 才起身又往裏窺視 就見他二人喝完茶之後 忽然向他說話 阮英

由倒吸了一口涼氣 心裏真是萬分的納悶 這是怎麼回事 白平我見面不久 不知他心性

如何 我姜大哥的爲人 我是知道的 他絕不是這樣人哪 哦 他別是在茶裏下了東着了

吧 這種娘人們 類乎藏春酒 什麼的 手裏越短的了有嗎 我得趕緊想法子 不然這種

光景要教他人看見 以假成真 就許鬧出麻煩來 想着 不覺眼珠兒一轉 心生一計 遂

翻身由樓上跳下 進廚房裏 見爐裡的火正旺着 便尋了些爛紙 在爐上引着了 往窗上

一點 騰的便着了 隨跑出廚房 向樓上喊道 了不得 着了火了 脚下却不停留 忙對

後邊兒躍上後窗往裏一看 只見鮑三娘已然出去 遂飛身縱進來 叫道 二位哥哥 你們

這是怎麼了 快走吧 請知他二人見了阮英 也不言語 只是望着他 阮英着急 向前

拉他們道 別怔着啦 快走吧 一會兒他就上來了 不想他二人不但不走 反往後退了退

兀自望自己笑 阮英心說 好厲害的藥 把人竟拿得這個樣子 看光景是非得先把藥解

了不可 想着 因回頭四望 只見在梳粧台旁邊 一個盆架兒 阮英忙走過去 見盆裏有

半盆洗過臉的剩水 心中甚喜 遂忙端過來 要往他二人臉上潑 就在這個時候 鮑三娘

上來了 阮英忙把水潑在他二人的臉上 扔盆掣兵刃 望着鮑三娘 笑道 對不起 誰教

我此時趕上了呢 只怨你自己晦氣 不必來怨旁人 鮑三娘大怒 遂迎上來 怒冲冲的問道 你叫什麼東西 報上名來 阮英笑着 不敢你啞 在下阮英便是 你知道江湖上有個猴子子猴的就是我 鮑三娘一聽 遂說道 哦 你就是那個壞透了氣的阮英 今天既來到我這裏 也是你的死期至矣 你就別走時 說着 伸手要取迷香帶 防英那是何等精明 一見他往下撒帶子 便知必又是那個東西 因不敢怠慢 忙嗖嗖兩個箭步 奪門而出 鮑三娘喝道 好小輩 你往那裏逃 說着要往外趕 却恐怕他們還有羽黨 把他二人救去這時玉龍白平也有些明白了 將要逃走 誰知鮑三娘已到近前 把迷香帶一抖 二人又躺下 鮑三娘忙按機關 把他二人又藏在床下 阮英出了門 就把解藥掏出來 聞在鼻子上 隨高聲喝喊 淫婦你出來 今天我非剛了你不可 有胆子你下來 叫了半天 不見他下來 正要到樓來看 鮑三娘已把二人藏一拔劍在手 飛身出來 阮英一看他出來了 遂又退下來 鮑三娘是恨透阮英了 下得樓來 也不答話 飛身向前 舉劍便擊 阮英看劍到 忙閃身躲劍 接架的還 兩個人就打在一處 阮英一看 這個淫婦的能耐還是真不錯 憑自己的本領 贏他還真費點兒事 遂使出自己壓箱底的功夫 點踰神筆 把鮑三娘圍住 鮑三娘因不懂得他的招數 心裏有些慌了 便忙虛點一招 縱出圈外 伸手把迷香帶撒出來 阮英見他撒迷香帶 不由一笑 遂起身追趕過來道 打着好好的你跑什麼 莫非你有麼毛病嗎 鮑三娘見他追臨切近 把迷香帶照定他的面門一抖 喝聲你給我躺下 阮英

嗅了嗅 說了聲好香 隨往後一仰身 嘖通栽倒 口吐白沫兒 躺在地上不動了 鮑三娘一咬牙 遂走過來 把寶劍一舉 厲聲喝道 猴兒崽子 這才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自來投 休怨們奶奶無情 這也是你自來找死 說着話 手起劍落 就聽嘖嘖啞啞一聲 那位說 這是阮英死了嗎 不是 我們阮英却是又使壞呢 他早就看出他這個帶子是來三門薰香一類的東西 一下樓就聞上解藥了 他躺下原是裝着阮兒 看他的劍砍下來 遂使了個地龍翻身的功夫 手中的筆 却照定鮑三娘的身上 嘖的便扎上了 鮑三娘啞啞一聲 忙往後一坐腰 竄出足有六尺 阮英遂擡腰站起來笑道 這先給你送上一個信兒 再來動手 我可就該要你的命啦 鮑三娘低頭一看 只見大腿上血水直流 扎的還不輕 不由一咬牙 惡狠狠的道 殺千刀的 你敢傷你家奶奶 今天要你的命 說着 把銀牙一咬 也不顧得疼痛 又奮身來動手 打了三回個照面兒 怎奈力不遂心 想把阮英弄死雪恨 沒有那個能力 腿底下又因動手震動的非常疼痛 無奈奈何 只得又虛點一招縱出圈外 抹身往樓上便跑 阮英道 嘖嘖啞 怎麼又跑了 不見勝負怎能罷戰 我追 說着 隨後追來 趕追上樓梯 鮑三娘已進屋去 阮英來到門前 却不敢就進去 恐他暗算 因罵道 淫婦 有本領你出來 你扎窩幹麼 說猶未了 就聽裡邊兒鮑三娘答道 好說小羔子 有胆子你進來 你敢進來我就佩服你 阮英道 進去算什麼 你脫不過又是用你那陰險手段來暗算人 但是走防的怕 你

等我吧 我這就進來啦 說着往裏就走 走了門別 先把雙筆舒進去 上下一擡 隨往下一蹲身 邁步進來 這手功夫 叫雲裏三現水裡蹲 雙筆在上 擡人的眼神 他却蹲身進去 要說這手功夫 倒是真妙 却萬沒想到 腳將一着樓板 忽覺得一軟 就知不妙 忙要往起提 又焉能來得及 就聽叭的一聲 打的腿生疼 阮英一咧咀 忙留神觀看 却見是樓板細起兩塊如方磚大小 把自己右腿夾住 不由心裡一陣焦急 因用力往外拔 誰知却越拔越緊 疼的這條腿幾乎要折 也不敢動了 阮英就一脚門裏一脚門外在這兒站住 鮑三娘走過來笑道 喂 你可是進來呀 怎麼站在那裏不動了 阮英道 唉 你不用說這種挨罵的着 今天小太爺算上了當了 可是這不算所的本領 有能耐咱再戰百合 仗着消息拿人 算的了什麼英雄 鮑三娘笑道 我本不是什麼英雄 可是專制你到這般英雄 不論你說麼 反正你已是籠中之鳥 網中之魚 你這條小命就在我的拳握之中 阮英點頭道 是啊 我也明白 可是我還有個最後掙扎呢 別看我這條腿不能動 你也不敢近我的身 鮑三娘笑道 傻子 我不近你的身也有法子制所呀 你看見這個了嗎 說着 由床褥底下 抽出一個竹筒 有核桃粗細 長約七寸 其形跟千里火筒的似 可是太長 鮑三娘舉着這東西笑道 這玩藝兒足能制你於死 你信嗎 阮英哼了一聲道 我却不信 這小小竹筒 有什麼奇處 鮑三娘笑道 你不要看不起這個竹筒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現在我先教你看着我們 然後再教你嘗試這這個東西 說着衝着阮英做了個醜臉 便把竹筒掖

在腰間 轉身按機關 把地窰子打開 探身往裏一看 可把鮑 娘給吓壞了 不禁失

聲喊道 呀 便站起來 阮英也吃了一驚 却見他轉身奔了後窗 看那光景 大約是地窰

裏的人沒了 不由心中暗喜 不用問 這一定是姑娘們到了 把他倆個救出去 這就行了

剩我一個就好跟他對付啦 想着 就見鮑三娘由後窗縱出去 因想 要趁這功夫來人救

我 可是個最好的機會 心裏想着 不覺回頭觀看 突見樓下遠遠走來一人 不由心中暗

喜道 來了 真是想麼有變呀 誰知離近了一看 却喜歡了半截兒 原來却是箇丫環 慌

慌張張的上樓來 上到半截兒 一眼看見了阮英 不禁大驚喊道 喲 你是什麼人 阮英

道 喂 你別喊 也不要駭怕 我是媒人 特來給你們奶奶保親的 春梅說道 我們奶奶

呢 阮英說道 他上後邊兒去了 你快上來我告訴你話 春梅道 不行 你快躲避 國舅

爺來了 阮英一聽 遂道 他來不糟了嗎 你快上來 春梅道 你就快躲避吧 我找奶奶

去 道着轉身要走 阮英忙喊道 你先別走 我告訴你話 我一進屋子 沒留神 踏在消

息上了 腿技不出來啦 你趕快上來 把消息撤了 我好躲避呀 春梅一聽 只得跑上來

一見他這種情形 心中疑惑 因道 不對吧 你不是什麼媒人吧 你一定是來救他們的

被消息拿住 你還騙我哩 阮英道 是啊 說真的我倒是來救他們 趕到這兒一看 他

們都要成親了 正愁沒有媒人 所以我才進來 現在他們正在河邊兒玩呢 因為夜深了

叫我來拿衣服 我一個沒留神 就被這東西夾上了 春梅一撇咀道 這明擺是瞎話 你知

道衣裳在那裏 怎麼單單教你來 無論你說麼 反正現在我不能弄開 你等見了我們奶奶再說 你多受會兒吧 說着 轉身又要走 却聽得屋中叫道 是春梅說話嗎 莫非前邊有人來了不成 春梅聽得招呼 長身往裏一看 只見鮑三娘由後窗躍進來 便急答道 國舅來了 您快些預備吧 原來鮑三娘在後園遍尋 不見有人 心中正自着急 猛然想起 這一定都是那猴子弄的猴虛 我這一出來 屋中無人 若再野人把他救了去 我這口氣就更沒法出了 想到這裏 便忙轉身回來 當下一聽 國舅來了 不由大驚 便忙跑過來 問阮英道 你打算怎樣呢 要想活着 趕緊把兵刃扔下 我把你藏起來 你要打算死 那可沒有方法 只好任國舅發落了 阮英一聽 遂道 當然愿意活着 而且我還比他們說好話兒 你要怎樣我都答應你 說着 一抖手把雙筆扔了 鮑三娘聽了 向他打量打量 遂道 好極了 現在請你受點兒委屈吧 一壁說 拿着繩兒過來 把阮英捆好 春梅一按機關 細板落下 鮑三娘又把腿捆上 便放在地窖裏 機關穩好 酒菜雙筆藏在床底下 都拾掇了 就聽樓下叫 春梅春梅 春梅忙答應 走出樓來 只見馬鵬帶着從人 已至樓下 遂忙跑下來 給國舅行禮 馬鵬道 你太太的病好了嗎 春梅道 好了 現在歇善哩 馬鵬道 又睡着了嗎 春梅道 倒是沒睡着 閉着眼養神呢 馬鵬道 好 你告訴他 就提我來了 春梅便走上來喊道 九太太國舅爺來了 鮑三娘一聽 真是起心裏膩煩 準知不教進來是不行 只得說道 請進來吧 春梅答應 遂轉身出來 望着國舅說道 九太太

右請 馬鵬點頭說道 來了來了 說着 遂走進來 只見鮑三娘躺在床上 蓋着一床薄被

兒 見他來了 點首讓他在床頭落下 隨問道 你這個時候又來幹麼 馬鵬笑道 我是上

你八姐那兒去 順便來看看你 你肚子還疼嗎 鮑三娘一皺眉道 疼是不疼 也不想東

嘗吃 馬鵬道 我教你診診脈 吃劑藥多好 咱家又有現成的先生 何必自己受苦

呢 鮑三娘搖頭道 不愛吃藥 藥養人 藥也能害人 沒有多大病 還是不吃藥的好

馬鵬道 像你道個病還不算大病嗎 鮑三娘搖頭道 這算什麼大病 說死就死嗎 那末恨誰就說誰死

馬鵬忙攔道 哎 別瞎說 什麼死呀活的 鮑三娘笑道 說死就死嗎 那末恨誰就說誰死

多好呢 馬鵬道 話雖如此 還是不說的好 說那個幹麼呢 鮑三娘道 天不早了 快去

睡吧 我八姐等着了 馬鵬道 早着哩 我再歇會兒 嚶 你猜馬祿是誰把他扔到井裏

的 鮑三娘心下一驚道 啊 誰把他扔下去的 馬鵬道 我們研究了 于良說一定那個

姓魯的給扔的 因為他的外號叫壞拐子 其壞無比 以後你可得留神呀 鮑三娘耳了方才

放心 因笑道 我不怕 他不上我這兒發壞來時他的福 要是來了 那就到了他死的日子

了 馬鵬道 你雖不怕 可也要留神 不要放大意了 因為他們堆裏壞小子很多呢 鮑三

娘道 無論誰我也不怕 你只管放心吧 馬鵬道 我說不放心呢 鮑三娘一沉臉道 你又

來了 馬鵬笑道 不是 你一個人在這兒我總是放心不下 這末辦 今天你跟我一同到你

八姐那兒去如何 鮑三娘搖頭道 你不去 我愛清靜 在這個地方最好 你快去吧 馬鵬

涎臉笑道：「去吧。」鮑三娘皺眉道：「不去。」馬雕笑道：「我不放心。」鮑三娘道：「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出了舛錯。」快去吧。我要歇着了。」春梅扶國舅爺下樓。春梅答應：「便來。」馬雕笑道：「別忙別忙。我再坐會兒。」鮑三娘揮手道：「走吧。」上八姐那兒坐着去。春梅笑道：「國舅請吧。明天早早論過來就是了。」馬雕無奈，只得站起來道：「咱明天見了。」說着，便扶着春梅下樓去了。鮑三娘忙跑下來，跑到門前往外看，見馬雕帶人去了。方回身坐在床上。春梅上來問道：「九太太，那兩個呢？」鮑三娘道：「唉，別提了。教這個該死的給救走了。」春梅皺皺眉頭道：「他怎麼救走的呢？」鮑三娘逐把方才的情形說了一遍。春梅倒吸了一口涼氣道：「噫，這樣說，決不是他一個人，一定還有別人。」鮑三娘點頭道：「我也想還有別人。不過我到後邊兒找了半天也不見個人影兒。」春梅道：「他們一定藏起來了，或者已經走啦。」您可以把這小子弄出來問問，就不難知道了。」鮑三娘一聽，對：「遂按開窖子，把阮英提出來往床上一推道：「坐這兒我問問你。你是打算活，你是打算死。」阮英說道：「打算活怎麼活，打算死怎麼死呢？」鮑三娘說道：「你要打算活，你就說了實話。你要打算死，你就瞞着。」阮英道：「什麼事你就問吧。我姓阮的一生一世，就是說瞎話兒。」鮑三娘點頭道：「那好極了。」我問問你，白平跟玉龍誰給救走了？」他們現在那裏？」阮英道：「誰給救走了？」我可不知道。反正是我們的人，也有點兒成心。現在那裏我更加不知道啦。」鮑三娘道：「你那是放氣。既是你們的人，你焉能不知曉？」阮英道：「我當然不知道。我們向來是個人。」

來個的人 我知道是誰來了 你也糊塗 我要知道樓上有人救他們 我就不追你上樓啦
何致上你那個當呢 鮑三娘一聽他這話很有道理 却搖搖頭道 焉知曉你不是別有所圖
阮英道 我圖什麼呢 鮑三娘道 我知你圖什麼 反正你心裏明白 阮英道 我明白麼
有話咱可是痛快說 鮑三娘道 那末你方才說 我無論怎樣 你都能答應我
這話怎麼講呢 阮英道 這有什麼難明白的 就是你教我作麼我作麼 鮑三娘道
嘔 那末說我現在要求你一點事 你一定肯答應了 阮英點頭道 當然 但不
知是什麼事呢 鮑三娘道 我要求你把姜玉龍跟白平給我找來行不行 阮英道行 這是極
容易的事 你放開我 我給你找去吧 鮑三娘道 放開你可不成 你要一去不回來呢 我
往那兒找你去 阮英道 那末我怎麼找呢 鮑三娘道 我想他們絕不會走 保不定窗外就
有人 你只須告訴我 他們藏在那兒就行 阮英一聽 嚳道 你這個人簡直太沒心了 我
連誰救的都不知道 焉知他們藏在那裏 再說他們既把人救出去 當然就回去了 怎見得
決不會走呢 鮑三娘笑道 你說我沒心 你更糊塗啦 不是還得想法子救你啦嗎 阮英搖
頭道 沒人救我 我人緣走的太不好 他們恨不能我死了才好呢 鮑三娘冷笑道 不能吧
都不救你 姜玉龍跟白平還不救你嗎 他們若是不肯救你 我想你也就不捨命救他們了
阮英道 你又昏了 他們二人雖然肯救我 可是他們倆人教你迷過去了 救他的人當然
是把他搯走的 他怎麼會能救我呢 鮑三娘道 救他們的人不能救你嗎 阮英搖頭道 不

行 我沒告訴你嗎 我死了才對他們的心思呢 他們不救我 鮑三娘搖頭道 這話我不相信 阮英道 你不信可就沒法子了 反正我這全是實話 鮑三娘道 呸 胡話 你拿這話哄弄誰呀 我是三歲小孩子不離了 你是說不說吧 你若不說我可要對你不起了 阮英道 這不沒有的事嗎 你還教我說麼呢 這不全實話嗎 鮑三娘點頭道 不動大刑 量你也不肯招認的 梅春你把腦箍拿來 先箍他一下兒 看他說不說 春梅答應 因走近梳妝檯前 把抽屜拉開 取出一條東西來 阮英一看是個鐵圈兒 便不由一咧咀 心說 既叫腦箍 一定是把這鐵圈箍在腦袋上 哎呀 這個罪兒不好受 想着 就見春梅把腦箍拿過來 往阮英面前一舉道 看見了嗎 這小小的腦箍 要箍在腦袋上 能教你叫麼招呼麼 這話你信不 阮英細一留神 只見這鐵圈的兩端灣出來成兩個爪兒 上面有蝴蝶式的螺絲連貫着 阮英一望便知是管鬆緊的 往裏一擰 這個圈兒就小了 往外就鬆開了 阮英看了這東西 擄了擄腦袋 因道 這東西可厲害 可是你們預備這東西幹什麼用呢 春梅道 你就不用問啦 現在說 就是為你預備的 你說實話不說吧 阮英過 你教我說什麼實話呢 乾脆你就把我箍上就完了嗎 鮑三娘道 呸 你是不管嘗這個滋味不說 那末你就把他箍上吧 梅春答應 便把腦箍套住阮英的腦袋 因笑過 嘿 這個罪兒可不好受哇 依我說 你說了實話吧 阮英道 我的實話就是他們依然回去了 你要教我找他們去 就得把我放了 鮑三娘道 你別問他啦 先給他上一成勁兒 教他嘗嘗 春梅點頭 因一擰

螺絲 鐵圈兒便箍到肉裏 把個阮英疼的熱汗直流 實在咬不住牙了 遂道 我說我說
你快給我鬆下來吧 鮑三娘一笑道 鬆 春梅裏慢慢鬆下來 阮英喘了一口氣道 哎 好
玩藤啦 難得你們怎麼想的 損透了 鮑三娘道 少說廢話 他們在那裏了 阮英道 在
後面井旁邊兒葡萄架底下花裏了 鮑三娘一皺眉道 什麼亂七八糟的 春梅找他 阮英忙
道 別別別 我說 你要教我說他們藏在那兒了 我實在不知道 你要教我找去 我能找
的着 鮑三娘 笑道 又是把你放開是不是 阮英道 不用 你就把我腿底下解開就行了
我帶着你去 鮑三娘想了想 遂點頭道 行 反正這個人我算和你要了 阮英道 行行
和我要 我負責給你找 你橫豎得先把我腦袋上這個傢伙弄下來呀 鮑三娘一笑 遂叫
春梅先給他摘下來 回頭再給他戴 春梅答應 便把腦箍摘下來 鮑三娘解開他腿下繩兒
却拴住他的脖子 阮英道 這幹麼 鮑三娘道 我牽着你 阮英一皺眉道 倒了霉啦
今天我這是怎麼了 你也太狠啦 像這些法子 你對得白平跟姜玉龍也是這樣嗎 鮑三娘
道 人家用不着這個樣子對待 因為人家都是好人 我耳聞着你是著了名的壞小子 不能
不這樣對付你 阮英點頭道 我是壞小子 白平不是壞小子 唉 不過我的頭不如白平
罷了 走吧 你別看你對待我這末狠 這門事早晚還得我成全 等你們的那天
我再問你 對待人有這樣的嗎 鮑三娘也不理他 因命春梅在樓上等着 親手牽了阮英
往下走 趕下了樓梯 阮英笑道 嘿 我說你別走咧 不是找他們嗎 你看他們來了 鮑
三娘道 在那裏 阮英道 那不在西邊兒花底下了嗎 鮑三娘留神往西邊兒看 正自尋找

却覺得手中的繩兒掉下來 忙回頭一看 却見阮英綁繩盡脫 縱出有三四丈遠 正自捂着腦袋望着他笑 不禁大驚道 呀 你這東西 怎麼解開的 阮英笑道 不納悶不是 告

訴你可別駭怕 我有法術 不信我給拘了來看看 鮑三娘道 你那是放氣

我知道你一定有縮骨法 不必拿這瞎話來哄弄我 原來阮英果然用的 是縮骨法

可是他在樓上爲什麼不用這法子逃走呢 却恐怕樓上有消息 再把他拿住 所以誑他

下樓來 才縮手逃脫 當下一聽人家知道是縮骨法 因笑道 呦 你真有兩下子

還懂得縮骨法 我佩服你 咱這末辦 你別找他們了 你跟我怎麼樣 鮑三娘一聽 眼珠

兒一轉 遂道 行啊 你今年多大了 阮英道 這個你可問着了 誰知我爹大呀 反正比

你小 鮑三娘道 又是胡說 那有不知自己歲數的 阮英道 我就不知道麼 鮑三娘道

這末說 你是取笑 阮英道 確實不知道 我懂打事兒 就不知道自己多大

也沒人告訴我 大約摸着 也就是十五六歲吧 鮑三娘點頭道 這就是了 既

是十五六了 走 跟我上樓吃酒去吧 阮英聽了這話 用手一摸脖子 搖了搖頭道 我可

不敢上樓 鮑三娘道 什麼原故呢 阮英道 我怕你方丈恨我恨的那個樣子 那意思一下

兒把我箍死才對你的心思呢 這末點兒功夫 誰能信哪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打算把我騙

上樓去 再用消息拿我對不對 我可得上你的當呀 鮑三娘道 你那是多想 我決沒有那

個意思 阮英道 你果真沒有害我之意嗎 鮑三娘道 當然沒有 教你這一說 我不成了

反復無常的小人了嗎 阮英道 大人也罷 小人也罷 憑你咀說 我終是不能相信 你得

賭誓 鮑三娘道 唉 賭誓有什麼用 阮英道 反正不行 回頭就許報我的箍腦袋之仇 方才你怎麼逼他們賭誓了 鮑三娘道 誰逼他們了 那是他們自己愿賭的 阮英道 那咱改日見吧 可有一樣兒 你們的事 也休想辦了 我就破壞起來 鮑三娘一皺眉 心說 真要是把他放走了 以後的事還真沒法兒辦了 不如我隨便賭一個那裡就會應了誓了想着 遂道 你別忙 不是你不相信我嗎 我給你賭 叫我不得善終 這還不行嗎 阮英一聽 忽然正色道 哦 你真肯賭這麼重的誓 既這末着 我告訴你一句好聽的吧 你們的有約在先 我設法成全你們就是了 來來來 咱上樓計議一個主意 說着 先自跑上樓去 鮑三娘一見他上了樓 又說什麼設法成全他們的事 不禁心中大喜 隨後跟上來 阮英並不客氣 上樓來便坐在床上 叫鮑三娘坐在旁邊兒 因笑道 現在我叫你姐姐吧 白平現在還沒定婚 你要嫁他可是正夫人 姜玉龍已經定妥好幾個了 何況姜玉龍文雅固然文雅 可是有脾氣 不如白平活潑 脾氣也隨和 你的意思怎樣呢 鮑三娘道 既是這末着 就依你的話吧 可是你怎麼把白平找回來呢 阮英道 找他好找 我回去一窟撥他就來了 將說跟這裏 忽的喊道 叻 你聽外邊兒有人來了 鮑三娘一怔 一個猛勁兒 也沒想到是計 忙飛身縱到門前 往外觀看 阮英却一哈腰便由床下把自己的雙筆拿起來 心說 冒險上樓就爲的是這對傢伙 這可該走了 想着 正要從後窻躍出逃走 忽聽鮑三娘道 呀 果然有人來了 春梅快來 你看這是誰 我看不像咱家的人 阮英聽了不由一怔 遂忙也跑到門扇前 往外一看 只見遠遠跑來條黑影 好像是女子 絹帕罩頭一身青 背後

揜着兵刃 來至近前 抬頭往樓上一看 阮英才看清了 敢情不是別個 乃是飛天魔女焦鳳英 心中不免納悶 嘆 怎麼他一個人這時候才露呢 想着 却聽春梅道 我不認得這不是咱家人 一定也是八義羽黨 鮑三娘一聽 回頭要問阮英 阮英早一抬腿 嚙的把門踢開 飛身躍出 一個雲裏翻的筋斗 跳下樓來 鳳英未防 倒吓了一跳 忙往後一倒步 嗖嗖縱出有三丈多遠 阮英忙道 別怕是我 鳳英留神見是阮英 遂道 你這猴子吓我一跳 將說到這裏 鮑三娘早搶劍在手 也飛身由樓上跳下來 高聲喝道 那裏的黃毛丫頭 敢來這裡送死 我看你往那裏逃 說着 縱身過來 舉劍照定焦鳳英的面門便擊 鳳英一見是鮑三娘 勃然大怒 怕閃身躲開 回手掣刀要跟他動手 阮英叫道姐姐別動手了 走吧 鮑三娘真怕他們走了 便不怠慢 忙用右手劍虛搥 左手把迷香帶撒出來 英便忙喊道 焦家姐姐快走 他那是迷香帶 鳳英聽得也慌了 忙虛點一劍 撒手要走 却那及得他快 把迷香帶照定鳳英面門一抖 鳳英便一陣昏迷 翻身栽倒在地 阮英急的蹀脚道 好麻煩 今天這個事兒太棘手了 怎麼這樣巧 他這會子跑這來幹麼 說着只得奮身向前擺雙筆把鮑三娘攔住 鮑三娘咬牙切齒 惡狠狠的道 猴崽子 你冤苦我了 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阮英道 我非報仇不可 我要不箍你一下兒 咱二人沒完說着 擺雙筆向前動手 鮑三娘知他開着解藥了 把迷香帶往腰間一掖 仗劍跟他動手走了三四個照面兒 阮英見他的劍盜胸膛刺來 頓勁兒往地下一躺 施展地躺招 咕嚕咕嚕圍他亂轉 鮑三娘心中着急 準知再引他上樓他一定不上當了 可怎麼擒他呢 正在這時

忽由樓梯底下轉出一人，叫道：「九太太，你不要着急，某家來也。」說着，嗖嗖兩個箭步縱出來。鮑三娘聽了，側目觀看，一猛一看，好像是姜玉龍，不由一怔，細一看，不是，却是于良的徒弟。八臂哪吒葉秋風，因不由一皺眉，心說：「他幹麼來了？我何不利用利用他。」然後再作主意，想着，遂叫道：「葉義士，你快來吧，這個猴子我實在打不過他。」葉風一聽，滿心歡喜，原來他自從見了鮑三娘，見他舉止端莊，文本領高強，今天見馬藤兒被人拋在井裡死了，他很是疑惑，因想：「若是八義他們扔的，鮑三娘決不能一點動靜也不知道。這裡頭一定有事，我何不暗地探一探去。」主意打定，便在當晚裝作出恭，出來徑奔小花園，趕來到鮑三娘的樓前，見上面燈光尚明，便悄悄上來，却聽得屋裏有男子說話的聲音，而且非常的熟，因不由一怔，忙舐破窗紙，眇目往裡觀看，却是猴子阮英，正跟鮑三娘說話，也不曉得要找誰。葉風心裡想：「哈哈，好一個鮑三娘，敢情你表面端正，骨子裏更厲害呀。」正在想着，忽聽屋裏阮英喊：「外邊有人，不禁大驚，忙翻筋斗縱下樓來，藏在樓梯底下，却見由對面跑來一條影，他們全注意那人了，不由心中暗喜，及至來到切近，見是個姑娘，鮑三娘跳下來跟他動手，又惡鬥阮英，不能取勝。葉秋風心裏想：「我能趁這時出去，幫他把阮英打走。」遂應聲出來，聽鮑三娘管他叫葉義士，遂能刀向前，直取阮英。鮑三娘一見他二人動手了，便撤身下來，提起焦鳳英來至樓下，叫春梅拿繩子來，網上。阮英遠遠看着，心裏着急，又暗恨葉秋風，便把手中兵刃緊了緊，打算先追取他的性命，然後再救焦鳳英。葉秋風心裏本怯着阮英，原想幫着鮑三娘雙戰阮英。

誰知自己上來他却撤下去。心裏便有些着慌。又見他雙筆舞動，真似風馳電掣般的緊緊追進。把自己忙合的，只有招架，無暇還手。更不禁手足失措。因想：若不逃走，再有幾個照面兒，我這條命就算交給他了。想着，遂看個破隙，縱出園外，抹身便跑。阮英却不追他。一伏身奔了鮑三娘來。鮑三娘一見，忙叫春梅快上樓。自己提了焦鳳英也跑上樓來。却回頭叫：嘿，姓阮的，有胆子你上來。阮英不由一怔，心想：不上去，眼看焦鳳英被人拿獲了，不追上去，怎能救他呢？又一想：哎呦，是福不是禍，無論如何，我也不能不去。想着，因不由一咬牙，伏身要往上走。就在這個時候，忽見樓上門扇一開，由裏邊兒出來一個人，阮英一怔，咦，這是誰？春梅早喊起來：哎呀，您看看，樓上是誰？鮑三娘聽了，抬頭觀看，却見門兒一動，又出來一個，却是兩個女子，每人手中一口單刃，把樓口擋住。高喝淫婦，把人給你放下，還不上來受死，等待何時？阮英一看，不禁心中大喜。你道是誰？原來三位姑娘，自阮英走後，焦鳳英便叫焦家姐姐，你聽阮英這是實話嗎？焦鳳英搖搖頭道：不見得是實話。你可別看他說的滿有理。一寨玉龍兄弟不是那樣人。也再者說阮英這個東西專會說瞎話，他越說得圓全，越不一定是真。我料着玉龍他們上國舅府去而未返，倒是真的。穆鳳英一皺眉道：那末這個事怎麼辦呢？焦鳳英笑了笑，說道：你說怎麼辦？穆鳳英搖頭道：我沒有辦法。這件事只有委託姐姐了。焦鳳英擺手笑道：委託我可不行。那是你的男，別人不能救。我們幫着你倒行。玉環笑道：人家是自己救，用不着你。問你這件事怎麼辦？教你想個辦法。焦鳳英道：怎麼救法呀？咱們三個人今天去救

完了嗎 不過跟阮英定規的 是咱救人 在在暗處看 臨完擊現成的 現在咱不這末辦
咱去到了 先找地方藏起來 讓他救 他救不了 咱再出頭幫着 不能教他又得便宜又賣
乖 倒像咱中了計給他巧使喚似的 玉環聽了 因一拍巴掌道 這主意好 咱就這末辦
穆家姐姐你以爲怎麼樣 穆鳳英道 我沒有主意 你們二位既是看着好 我聽令就是了
焦鳳英笑道 妹妹你怎麼總是羞羞慚慚的 這有什麼要緊 雖然沒過門 究竟是自己的丈
夫 沒人笑話你 玉環笑道 真是 你聽多開通 將來他未婚夫遇難的時候 決不
能像你這末忸忸怩怩 那兒就把他救來了 焦鳳英聽了照他臉上虛晃一下道 呸 偏你
愛多咀 穆焦鳳也不禁笑了 拍着尤玉環道 妹妹你也是女孩兒 將來或者也有這一天
你也總不致於像我吧 尤玉環一聽 不禁紅了臉 瞪了他一眼道 你這個人沒良心 人家
替你說話 你反倒囉索人家 就欠他囉索你 一句話未完大家都笑起來 焦鳳英笑道 別
鬧了 咱暗地預備 能不動聲色量好 倘若教前邊兒知道就麻煩了 二人點頭 遂早早的
把兵刃暗器預備在手中 晚飯之後 早早的安歇 挨到二鼓時分 遂換好夜行衣 背揹兵
刃 從後窻躍出 離了萬龍標店 徑奔國舅府 數里路程 霎時便到 越莊牆進來 用飛
抓百練索 登上了房屋 跟着竄房躍脊奔內宅 見各處燈光都熄了 人已盡皆入夢 惟
有一個院裏燈火通明 出入人不斷 因想鮑三娘一定在這裏 便伏身在房上 看了半晌
一時見沒有人出入 焦鳳英便叫他二人巡風 自己飛身跳下 到上房屋窗前 祇破窗紙
往裏細看 只見有許多僕婦丫環圍着一位太太 也就有二十多歲 頗有幾分姿色 却皺着

眉頭 忽然道 他怎麼還不來呢 你們再到前邊兒看看去 有一個僕婦道 不用到前邊兒
看去 這時一定在九太太那裏了 我聽王媽說 昨天國舅就非要在九太太房裏 九太太
不肯 暗地命春梅到七太太那裏叫人去請他 僕婦道 要不然教人到九太太那裏請
去 太太一擺手道 不 別看他那樂意 他要是來人叫請去 就沒說的了
要這末去 他難免不高興 人家很不錯 咱別惹他不高興 你們誰要睏 可以
倒換着班兒睡去 僕婦笑道 我們都不用睡 最好叫小蓮睡會去吧 因為一會兒
國舅來了 他還得伺候着哩 太太道 對了 你聽的是 小蓮哪 你去歇會
兒去吧 就見有一個丫環道 我不睏 不用睡 太太道 不睡不行 回頭你又該打盹了
快去睡去 小蓮答應便轉身出來 焦鳳英聽他們說話的意思 不像是鮑三娘 便忙隱身
一旁 見小蓮由上房出來 進了西廂房 便跟着進來 小蓮覺得後邊有人 以為是姊妹們
也來睡覺的 回頭一看 竟不認識 驚得要喊 焦鳳英忙把刃在他的眼前一現道 你喊
你喊 我要你的命 吓的丫環渾身立抖 顫聲道 我我不敢喊 您您饒我 焦鳳英道 說
實話我便饒你了 鮑三娘在那兒住 小蓮道 您問的是九太太嗎 他住在小花園 焦鳳英
道 小花園在那裏了 我從花園裏來 怎麼我看見有人住着 小蓮道 您一定走的是大花
園子 在大花園的西北 另外還有一個小花園 裏邊兒有樓 九太太就在那樓上住 焦鳳
英點點頭道 你是愿意死 愿意活吧 小蓮道 我不愿意死 我愿意活 焦鳳英道 愿意
活行 把你腰帶解下來 小蓮望了望他道 幹麼 焦鳳英道 你不用問 小蓮無奈 只得

把帶解下來遞給他。鳳英叫他爬在床上，四馬倒攢蹄的捆好，撕了他一塊底襟兒，把咀給堵上，提起來給扔在床底下。因說道：「你要活，你就一點兒別動彈。」天亮自有人找你。你要是一動彈，我回來就把你的小腦袋砍掉了。」說完，遂把床幃子略下，轉身出來，飛身上房。尤玉環遂着問道：「你上那屋幹麻去了？」焦鳳英道：「我開路去了。」敢情這不是鮑三娘的住所。他在花園住，你們聽我來。說着，便率同他們兩個，離了這座院落，到花園裏去。一看西北果有一座小花園，進花園遠遠看見那座樓了。裏面的燈光通明。焦鳳英因用手一指說道：「鮑三娘就住在這裏。」說着往前走。尤玉環眼快，遂道：「二位姐姐別走，你看那樓上有人。」焦鳳英留神一看，忙道：「哦，好像是猴子阮英。」穆鳳英道：「不錯是阮英。」焦鳳英道：「咱別往前進了，別回頭被他看見。」穆鳳英道：「最好咱繞到樓後去。」後邊兒不能沒有後窗。焦鳳英點頭道：「這話說的時候，三個人便繞着來到樓後，却見後窗開着。」焦鳳英道：「我出個主意。」玉環妹妹你別上樓窗去看，你給我們巡風。最好上樓頂上去前後跑着。隨時報告阮英的動靜。屋裏有什麼動靜，我們也報告你。你看好不好？」尤玉環道：「行。」咱就這樣辦吧。說着，便竄上樓頂，躍向前坡去。焦穆二位姑娘，却躍上後窗，往裏觀看。正趕上姜玉龍賭誓。穆鳳英一聽，氣的渾身冰冷，心說好哇，你真是特意來訪他的。恨急了我就不管你。他這一生氣不要緊，以後的話也沒聽清楚。及至他二人把了茶，穆鳳英不禁大怒，便一拉焦鳳英，隨跳下地去。焦鳳英不知是什麼事，只得隨着下來。問道：「妹妹你幹麼？」穆鳳英道：「咱走吧，不必管他們。」焦鳳英一怔，這是什麼意思呢？」

鳳英拂然道：「這種下賤的東西，救他作什麼？」焦鳳英聽了，不覺笑道：「妹妹你不要誤會了，你沒聽明白那話嗎？」是白平有意，「碍不着玉龍兄弟，不過最奇怪的，怎麼也露出情形來呢？」他素常不是那樣人哪？「我捉摸那茶裏一定有毛病，你先別着急，沉住氣，索性看個水落石出，再作道理。」說着，一位穆鳳英，倆人又縱上來，就在這個時候，忽見樓頂上人影一閃，焦鳳英忙抬頭，見是尤玉環跟他打手勢，表示阮英在前邊兒縱火了。焦鳳英會意，點點頭，擺手還教他看去。玉環點頭，將才要走，就聽前邊兒阮英喊：「有了火了！」焦鳳英一聽忙往裏觀看，只見鮑三娘慌張張的跑下樓去。穆鳳英一見，便要進去。焦鳳英忙拉住他笑道：「你幹麼道？」穆姑娘我問問這倆人，趁這時不走還等什麼？」焦鳳英低聲笑道：「你別傻鬧了，你看他二人兩眼發直，一定是茶裏有什麼藥。」

「咱這時進去不得，而且阮英既用調虎離山計，他一定要進來救，咱要一進去，豈不是正砸上嗎？」正在說着，就見門兒一開，阮英已掩身進來，便用胳膊肘兒一搗穆姑娘，努咀兒教他看。穆姑娘早就看見了，只見他進屋來，教他們走。玉龍白平只望着他笑，阮英一着急，端過洗臉水，要望他倆臉上倒，就在這個時候，鮑三娘進來了。阮英忙把水潑了，奪門跑出去。在樓下罵陣，鮑三娘却用迷香帶把白平玉龍二人又迷躺下，藏在地窖裏，隨飛身出去和阮英動手。焦鳳英遂道：「行了，這是咱進去的時候了，趕緊快救他們去吧。」說着，先飛身進來。穆姑娘也跟着縱入，來到床底，把機關按開，伸手把玉龍白平提出來。穆姑娘回身找水解他們的藥勁兒。焦鳳英擺手道：「不行，沒有那個功夫，而且這樣昏迷着救最好。」

你快把你丈夫救走吧。穆姑娘聽了，却站住不動。難難道那行嗎？焦鳳英說道：「怎麼不行？他是你的丈夫，這有什麼關係？」穆鳳英道：「那末白平呢？」焦鳳英道：「唉，這是救命不能顧那麼些個，好在白平還小。」大姐姐救十四五的小兄弟也沒有關係，說着把玉龍提起來。穆姑娘只得一蹲身。焦鳳英把玉龍放在他背上。穆姑娘站起，先飛身躍出去。焦鳳英却照舊把機關穩好了。然後才把白平往肋下一挾，飛身縱出，恰巧玉環來報告他們。圍英這時已動了手，一見他們把人救走了，也沒言語，便跟隨在後面，出小花園，來跟後園牆。焦鳳英道：「打住吧，走把他三人攔在這兒，咱別往回去啊。」還是得等阮英。這個猴子要跟淫婦比劃上，總不致於吃虧。玉環道：「吃不了虧，猴子靈極了。」他下樓就把解藥聞上。這種娘兒們也就仗着藥力，迷魂藥一失效，就算一點拿手的也沒有了。焦鳳英道：「你們倆人在這兒等着，我回去看看，想法叫他來，把人救回去就完了。」儘着在這兒呆着，終歸是危險。二人點頭。焦鳳英便伏身回來。萬沒想到，竟被鮑三娘看見，下來跟他動手。焦鳳英本是恨極了他了，心想把他宰了，就完啦。却不想反被他用迷香帶抖倒。阮英過來跟他一動手，這個功夫就大了。穆尤二位姑娘越等越不回來，不免着急。叫一個人就這末麻煩嗎？別是又出了事了吧。尤玉環道：「要是不找去看看？」穆鳳英道：「別，你在这兒看着他們，我看看去。」尤玉環搖頭道：「我可不管看着，你看着吧。」說着轉身要走。穆鳳英道：「你先等等兒，我看看要把他們藏在花裏，沒有人看的見。」尤玉環道：「幹麼呢？你跟我一同去。」穆鳳英點點頭道：「咱一同去不好嗎？」尤玉環道：「我不管哪，你要放心，你就這末辦。」穆鳳英一聽

說道 不要緊 不知道決不會留神這裏 說着 因叫玉環帮着 把二人藏在花叢底下 用
枝葉蓋了蓋 看不見人了 兩人這才够奔小花園來 他們却由後邊兒來的 躍上後窗往屋
裏看 見沒有人 飛身進來 到門前看 阮英跟鮑三娘正殺了個難解難分 焦鳳英却躺在
地上一動也不動 知道必是受了他的迷藥了 正要下去救他 葉秋風露面兒戰住阮英 鮑
三娘要繩子捆焦鳳英 春梅才要進屋取繩子 阮英偏追過來 鮑三娘忙提起焦鳳英 叫春
梅快走 二位姑娘這才出屋中出來 喝令鮑三娘把人放下 春梅嚇得慌了 鮑三娘遂道
你閃開了 說着便跑上來 早由腰間把迷香帶撒出來 阮英一看 忙喊道 二位姑娘留神
他那個帶子可厲害 一抖就躺下 二位姑娘不敢怠慢 忙往兩旁跑開 鮑三娘一陣冷笑
道 跑什麼 有本事你擋着呀 阮英一聽 一伏身軀追上來 鮑三娘回頭見阮英追上來
啦 便不怠慢 忙往屋中走 穆鳳英一見 二指一橛簧 照定他右額一指 喝聲打 就聽
嘎叭吧的一聲 一只袖箭 奔鮑三娘射來 鮑三娘聽得風嚮 忙往下一低頭 這一箭空了
却不提防 尤玉環也一箭射來 正打在他左胳膊肘兒上 鮑三娘胳膊一疼 不覺一鬆手
撲的把焦鳳英扔下 這時阮英也已追到 一筆照定他的後心刺來 鮑三娘來不及再挾焦
鳳英 只得飛身躍進樓門 穆鳳英挾起焦鳳英 順着樓梯跑下來 葉秋風在遠遠看着 一
看穆鳳英認得 遂迎上來 高聲喊道 你還認得我嗎 穆鳳英挾着個人 不能跟他
動手 只得轉身跑 葉秋風伏身要追 尤玉環早飛身縱下來 高喝惡喊 休得無禮
看我取你 說着 擺刀撲頭蓋頂照定葉秋風的頂梁便劈 葉秋風那裡把他放在心上 微往

旁邊一閃，刀走剪腕，奔玉環的脈門上便點。玉環見刀到，並不慌忙，往後一撤，橫刀向外，喝聲開，就聽噹的一聲，啞啞腳把葉秋風的鋼刀削爲兩斷。葉秋風大驚，遂一抖手，喝聲打，呼的半截刀直奔玉環的衝門。玉環往旁一閃，葉秋風趁這機會，嗖的縱出圈外，抹身便逃。玉環一見，伏身要追。阮英下寨喊道：別追了，扯呼吧。玉環聽了，遂回來保護着穆鳳英。阮英在後跟着，躍出中花園，來到後園牆下。阮英因不住的問：他們倆人在那兒了？玉環道：誰們倆人？阮英道：姜玉龍白平啊。玉環搖頭道：我們沒救，我們沒見着他們。阮英笑道：不能，你們一定是救出來了。快些說，在那兒了？天不早了，咱該走啦。尤玉環道：走忙變啦。隨一指焦鳳英道：你先把他解過來再說。阮英點頭，遂由腰中把寶馬平安散掏出來，遞與玉環。玉環倒了些，抹在焦鳳英鼻子上。又遞還阮英。功夫不大，焦鳳英緩緩醒過來。穆鳳英拍着他的肩頭道：姐姐快起，咱們回去吧。焦鳳英忙站起來，望了望穆鳳英道：我記得不是被那淫婦用迷藥迷住了嗎？怎麼却來到這裏？穆鳳英道：那你就別問啦。咱們走吧。隨回身一指花叢，向阮英道：他們倆就在那底下，你救他們走吧。阮英一聽，忙來到花前，蹲身往裏一看，却不見有人。一回頭看三位姑娘都上了牆了。遂忙喊道：三位姐姐先別走，這底下沒有人哪。穆鳳英一怔，遂道：在那底下啦。阮英道：你來看，這那有人哪？三位姑娘聽了，俱各大驚，尤其是穆鳳英，更是萬分着急，忙跳下來，來到花叢往裏一看，果不見了他二人的踪跡。穆鳳英這一急，幾幾乎昏了。焦鳳列跑回來道：怎麼回事，你們怎麼會把人看丟了？穆鳳英一壁擦臉上的汗，一壁說：不是救

你去了嗎 就把他二人藏在這底下 這沒人看的見那 怎麼會沒了呢 焦鳳英着急道 別管救誰 你們別離人那 這怎麼辦 倘若被賊人發現 提到前邊兒去 豈不要了命啦嗎 穆鳳英看了看玉環 因道 我救他 他不看着嗎 玉環道 你怎麼也不看着呢 阮英忙擺道 你們先別鬧 我想決不是被賊人看見了 真要是教他們發現 捉住倆人 還這麼靜靜早鬧起來啦 這一定是咱們人把他們狄咕走了 焦鳳英道 咱們的人有誰呢 莫非你帶人來了嗎 阮英道 我雖沒帶人 這兩天咱的人不斷的往這兒來 你看我一罵他們就出來了 說着 遂喊道 喂 說你咧 你及早出來 你不出來我可罵們人 說着 留神看 不見動靜 接着又說 我可是說罵就罵 你別以為我是說着玩 說完看了看 還沒人答碴兒 因不由大聲道 喝 好東西 你是真叫我罵出來呀 長腿小子 咱倆人不過罵別的 我罵你個 將道到這裏 忽由一棵樹後轉過一人 笑道 你罵吧 你就是罵到明天 我要不來 也是沒人答碴兒 阮英大喜道 你看看 我罵出來沒有 說着 仔細一看 不禁一怔 原來答話的不是別個 却是鮑三娘 原來鮑三娘 自着尤玉環一袍箭打在路膊上 不由心中怒恨 把箭拔下來 找了一塊絹子把路膊捆上 留神往外看 只見他們已把那女子救了走了 鮑三娘有心追 恐怕自己勢孤 吃了他們的虧 不追這個氣實在難喘 不由眼珠一轉 心生一計 遂轉身由後窗躍出 暗暗跟在他們背後 來到後園牆下 見他們在那裏說話 遂藏在樹後聽着 趕後來說玉龍白平在花下不見了 阮英要罵 鮑三娘一想 也許罵出來 我且看一看救他們的是誰吧 想着 暗自聽着 誰知阮英說了半天 也不見有人出

來 鮑三娘不由心中一動 暗想我何不如如此如此 不怕他們不跟我回去的 想着 遂答話出來 阮英喜歡了半截兒 一見是他 真吓了一跳 遂道 叻 你這東西打那兒來 鮑三娘笑道 那兒來呀 告訴你 猴子 今天這一夜的功夫 你們算白費了 明天再來救他們吧 你們要找白平和姜玉龍啊 現在到我樓上了 咱們明天見吧 說着轉身要回去 衆人面面相覷 驚疑不定 阮英那是何等精明 心裏一捉摸 我們走的時候 他還在樓上了不用問 他一定是暗地跟我們來的 那末姜玉龍決不是又被他擒回去 他這分明是聽我們把人丟了 故作此說 好把我們再引回去 嘿 嘿 主意雖然不錯 可是分跟誰使 你打聽打聽 阮小爺多怎上過這個當啊 想着 因笑道 嘿 淫婦 你別跟我來這套 我明白 你是用這話誘我們再回去 其實姜玉龍和白平準是被你又捉回去了嗎 不能吧 你又沒有分身法 決不能跟在後頭又來到前頭 也罷 你不說是今天算完了嗎 咱就說完 有麼事明天見吧 三位姐姐 咱們走哇 鮑三娘一聽 心說 喝 這猴子啊 真是名不虛傳 竟被他猜着我的心事 想着 要回身攔他們 忽又轉了個念頭 哦 他說這種話 一定是試探我的意思 我想他決不肯就這樣走了 千萬別教他們看出我是假走 一面想 因望着阮英冷笑了一聲 便頭也不回的如飛去了 穆鳳英望了望他的後影 又看了看他三個 因皺眉道 這怎麼辦呢 阮英點點頭道 今天的事真透出特別來了 我白挨了一下兒砸 臨阮事 還弄了個沒頭沒尾 真教我生氣 這末辦吧 時候也不早了 你們三人回店好啦 我一個人去跟他週旋去 鳳英道 那我們怎能放心 尤玉環這 頂好你把解藥給我們點兒

我們都開上就不怕他了。阮英搖頭道：「那也不行。他此次回去，或者是埋伏下人，預備捉我們。我一個人去，可以閃閃躲躲，你們一跟着，我就費着手續了。」尤玉環道：「那你費什麼手續？難道我們自己顧不了自己，要你來保護嗎？」鳳英忙向他使了個眼色，接着說：「不是這話。我明白阮英兄弟的意思，怕要是男子就無妨事了。既是這個樣子，你就受累吧。」我們先回去了。有什麼話，咱明天店裏再說。」阮英點頭道：「好極了，還是大姐明白。」那末三位姐姐就請快走。鳳英點頭，便率同穆鳳英、尤玉環用飛抓搭住牆頭，順繩兒爬上來，躍牆出去。阮英望着他們點點頭，心中暗笑，遂伏身，够奔小花園來，趕躍進園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樓上的燈，却依然亮着，遂輕輕跳下，來到樓前，留神往四外看，見沒有人，便慢慢走上樓來，湊近隔扇，眇一目往裏看，却見鮑三娘坐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兩脚登着床沿，手裏拿着個小扇兒，很快的扇着，在床上捆着三個人，都是頭兒衝外，四馬倒攢蹄。阮英仔細一看，却不是別個，正是白平姜玉龍。那一個却是雷順。要知他們三人怎麼又被獲遭擒呢，且看下回分解了。

大宋八義第卅二集終